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三)

李心傳撰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六

財賦三

官田

官田東南舊多有之。靖康中。嘗命經制司鬻蔡京、王黼、田爲羅本。翁端朝中丞爲經制使。傅言恐生弊倖。

租與客戶。歲收課利。損其二分。從之。然諸道閒田頗多。既利厚而租輕。因有增租以攘之者。謂之剗佃。由是詞訟繁興。紹興二十八年。知温州黃仁榮請鬻之以止訟。會何內翰溥亦請鬻官田爲常平本。許之。其後戶部會其數。得錢五百萬緡。自是數舉行之。獨營田不廢。

省莊田

省莊田者。今蜀中有之。號官田。自二稅外仍科租。應大小麥、豆、糙白米穀、桑麻、蕷芋之數。十有八種。無不必取之。既高估其直。又每引別輸稱提錢。民甚苦之。然其實皆民閒世業。每貿易。官仍收其算錢。但世相沿襲。謂之官田。不知所始也。

屯田

屯田者。始紹興初。陳密直規爲安復漢陽軍鎮撫使。以境內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命射士民兵。

分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凡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爲堡寨。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罷、從軍。凡民戶所營之田。水田一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豆麥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營屯田事。府縣官兼行之。皆不更置官吏。條畫既具。乃聞于朝。詔嘉奬焉。（元年十一月丁未下詔。）三年。下其法于諸鎮。使行之。悉以陳規條畫爲主。其江北無牛之地。仍用古法。以二人拽一鋤。凡授田以五人爲甲。別給菜田五畝。爲廬舍稻場。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以歲課多寡爲殿最。（三年二月癸巳。）其後諸鎮又廢。不果行。四年。朱子發建言。荊襄之閒。沿漢沔上下。膏腴之地。七百餘里。土宜麻麥。古謂之租中。請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重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詔送都督府。亦未克行。是時韓蘄王在淮東屯田。上命卽閩中市千牛賜之。爲屯田之用。（五年閏二月壬申。）五年。令張魏公在行府。請屯田。郎中樊賓往江淮措置。遂改屯田爲營田。後以其擾民。但令諸路監司領其事。三十年。李顯忠爲池州都統制。復請令諸軍屯田。（十二月丁酉。）俄軍興未暇。及金兵退。議者建言。宜于淮甸屯田。以修兵備。詔兵部侍郎陳應求往淮東。工部侍郎計覺民往淮西措置。（三十二年三月庚子。）已而上謂大臣曰。士大夫言此者甚衆。然須先有定論。用諸民乎。用諸軍乎。若論既定。當先爲治城壘廬舍。使老小有所歸。蓄積有所藏。然後可爲。陳魯公曰。今西北歸正人願就耕者甚衆。已降牛種本錢。及治廬舍矣。其後應求請募民耕荒。

蠲其徭役。及七年租賦。上可之。五月甲辰。乾道中。有郭震者。以建康都統守廬州。始創屯田。遂除節鉞。俄又罷屯田兵。令歸正人請田蓋得不償費也。荊襄屯田者。自紹興以後。專隸都統司。亦租有所入。乾道二年。乃詔除朝省及總領所外。他司毋得預。三月己酉。其語互見營田事中。

營田

營田者。紹興元年。解潛爲荊南鎭撫使。以所管五州絕戶及官田。年來荒廢者甚多。乃以便宜辟直祕閣宗綱爲屯田使。召人使耕。分收子利。及以聞。詔以綱爲鎭撫司營田官。五月辛酉。渡江後屯營田始此。其後荊州軍食。多仰給于營田。省縣官之半焉。其秋。遂命河南、淮南、措置屯田。九月庚申。已而河南鎭撫司營田官任直淸言。河南殘破。民歸業者尙罕。所創營田。全籍軍兵。恐力微難以號令。請命鎭撫使翟興兼營田使。十月戊寅。時諸鎭尙未就緒。獨命公安令。倚營田辦集選官。十一月丁未。蓋解爲帥故也。三年。韓世忠爲江東宣撫司。上命措置建康營田。世忠言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以如陝西例。請募民承佃。蠲三年租。滿五年不言。給佃人爲世業。于是詔江北浙西皆如之。田租初年全蠲。次年半減。四月己丑。尋又免科配役。十月辛卯。自後營田專用諸民。五年。王觀察彥爲荊南帥。言已措置營田八百頃。自蜀中買牛賦民。詔多方措置。十一月丁酉。先是言屯田者甚衆。而行之未見其效。六年。張魏公以都督出行邊。乃奏改江淮屯田爲營田。凡官田、若逃田。並無拘籍。以五頃爲二莊。官給耕牛具種子農器。一莊以一人爲長。每莊官募民承佃。其法五家爲一堡。又

給畝爲荣田。又貸本錢七十千。分二年償。勿取息。命措置官樊相伯賓、王中孚行之。正月丙午。尋命五大將。韓、劉、張、吳、岳、及江淮荆襄利路帥臣悉領營田使。時李伯紀爲江西大帥。亦言今日之事。莫利屯田。然兵革災傷之餘。民力必不給。請命江淮、湖北宣撫司招納京東西、河北、流移之人。貸種收田。勿取其入。次年乃收三之一。又次年。則半收之。詔都督行府措置。三月呂元直時爲湖南大帥。因請錢十萬緡與屯田。五月辛亥。其秋中孚入見。上諭令竭力久任。議者恐張相還朝。欲留措置。于是遷相伯司農少卿。提舉江淮營田公事。置司建康府。擢中孚屯田員外郎。以爲之副。官給牛種。撫存流亡。歲中收本穀三十萬斛有奇。七月壬申除二人。除客戶當給六分。官收十萬餘斛。然議者猶以爲奉行峻速。或抑配豪戶。或強科保正。田瘠難耕。多收子利。民間有鬻己牛而養官牛。耕己田以償官租者。此監中嶽廟李宋奏。中孚上疏爭之。且言願假歲月。勿責近效。上許之。七年二月辛丑。七年夏。魏公猶在中書。亦覺其擾民。乃言自置營田司數年。已有成效。請罷司。以監司兼領。六月乙丑。十九年夏。兩浙提領營田曹泳言。根括得鎮江荒田二千二百餘頃。請悉以爲營田。六月甲戌。二十一年。鎮江諸軍都統制劉寶。請民戶識認營田者。畝償開墾工本五千五百。許之。三月丁未。尋詔諸道倣此。由是營田漸以還民矣。隆興二年。孝宗諭大臣以營田事。欲使歸正人耕之。湯丞相曰。歸正人未可用。諸軍不入隊人。恐可以使。時中孚提舉四川茶馬。已受代。湯丞相因薦其才。正月庚子。上召見之。畀以營田事。後亦不克行而罷。其後淮東西田。卒以歸正人請耕。乾道中。亦詔蠲州縣撮收課子。八年七月。仍免其徭賦焉。

關外營田

關外營田者。紹興六年。吳玠爲宣撫副使兼營田使。治廢堰于梁洋。率軍民營田凡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其初因兵火後。民多失業。故募人耕之。量收租利。李子公爲大漕。奏言漢中之地。古稱沃野。每畝除出糧種外。止收三石爲率。約收二十五萬石。乞付本司贍軍。可省內郡水運。朝廷難之。但賜玠詔書奬諭。時七年秋。吳玠死。胡承公、鄭亨仲、代爲宣撫使。休兵後。亨仲又行之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所營田至二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細色十四萬一千四十九石。得旨。撥十二萬石赴成都路對糴米。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百餘石不與焉。時十五年春也。乾道再和後。強將豪民利于承佃。故爲欠輸。得不償費。虞丞相允文。代吳璘爲宣撫使。乃與利路安撫使晁侍郎公武。總領財賦。查少卿籥共議。以爲軍民雜處。侵漁百端。又于數百里外。差科保甲。指教耕佃。閒有二三年不得替者。水旱則令保甲均認租數。民甚苦之。兼所收之租。不償請給之數。如興元府歲收租九千六百七十三石。而種田官兵請給。乃爲一萬一千四百四十石。他皆類此。于是宣撫司。始以便宜召人承佃。抽兵歸營。時四年秋也。明年春。宣撫司奏其事于朝。詔可。至淳熙初。墾田增至七千五百五十七頃。而租入止有五萬八千石有奇。慶元後。又止爲六萬六千石。而金州田租。亦止二千二百三十一石焉。六年冬。王少卿寧總計。增其課。朝廷以邊民不便。罷之。語在時事中。

圩田

圩田者。江、浙、淮南有之。蓋以水高于田。故爲之圩岸。宣州化民惠成二圩。相連長八十里。蕪湖縣、萬春陶、新和政三官圩。共長一百四十五里。當塗縣廣濟圩。長九十三里。私圩長五十里。建炎末。爲軍馬所壞。紹興初。命守臣葺治之。建康永豐圩。有田千頃。初以賜韓忠武。後歸秦丞相。今隸行宮。淮西和州無爲軍。亦有圩田。紹興三十年。張少卿初爲漕。徙民于近江。增葺圩岸。官給牛種。始使之就耕。凡圩岸皆如長堤。植榆柳成行。望之如畫云。

圭田

圭田自三代以來有之。本朝沿唐。不廢其制。咸平初。既定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其數。天聖中。言者以謂多寡不均。又貪吏或多取歲租。以害細民。七年八月。詔罷天下職田。悉以其歲入租課送官。具數上三司。以所在時估定價。而均給之。九年二月。復故。慶曆二年九月。更定守令佐職官頃畝之限。靖康元年五月。始借一年輸內帑。建炎初。以國用不足。遂拘天下職田隸提刑司。元年六月乙酉。李伯紀免相。復給之。明年。呂源爲發運副使。復請收圭租以贍軍。上不許。八月壬子。紹興末。東南諸路。收圭租二十三萬斛有奇。州縣有過給者。上聞之。命及格則止。二十九年十二月癸酉。舊制。圭租皆給正色。至是。江西、湖南米。斗才數十。而圭租乃命折價至三四千。陳正獻爲殿中侍御史。爲上言之。遂命復輸本色。三十年十一月庚寅。隆興初。又有權借一年之令。元年六月。

乾道改元。以軍事姑息。又借職田米三年。用王大寶尚書請也。元年七月辛亥。八年冬。復還之。十月丙辰。時四川州縣職田。宣撫司已借十年。爲軍中減汰使臣之用。乾道四年。虞雍公申請。會其數。歲得十二萬八千八百九十九緡而已。淳熙初。亦還之。淳熙末。言者又論州縣守倅合得圭租。皆折見緡。其他小官。則交本色。非是事下戶部。戶部奏。在法。圭租以前後官在任月日均給。不許折錢。卽人戶願輸錢。而旋增實直者。準律科罪。從之。十四年三月戊辰。今蜀中圭租。皆折見錢。又多從隔郡支給。相承已久。莫知始于何年。

僧寺常住田

僧寺常住田者。所在多有之。紹興中。高宗嘗取其絕產。隸郡國養士。久之。住鬻祠部度牒。其徒寖微。二十年春。命司農寺丞鍾世明。往閩中措置寺觀絕產。自租賦及常住歲用外。歲得羨錢三十四萬緡。入左藏庫。明年。張如瑩節使爲帥。又請于朝。十還六七矣。今明州育王、臨安、徑山等寺。常住上供多至數萬畝。其間又有特旨。免支移科配者。頗爲民間之患焉。

金銀坑冶

金銀坑冶。湖、廣、閩、浙、皆有之。湖南、廣東西、金坑。湖南、廣東、江東西、浙東西、福建、銀坑。祖宗時。除沙石中所產黃金外。歲貢額銀至一千八百六十餘萬兩。渡江後。停閉金坑一百四十二。銀坑八十四。紹興七年。詔江、浙金銀坑冶。並依熙豐法。召百姓採取。自備物料烹煉。十分爲率。官收二分。二月戊申。然民間得不償課本。州縣多責取于民。以備上

用。三十年用提點官李植言。更不定額。五月丙戌。饒州舊貢黃金千兩。孝宗時。詔損三之一。今諸道上供銀兩。皆置場買發蜀中銀。每法秤一兩。用本錢六引而行。在左藏庫折銀。才直三千三百云。然民間之直。又不滿三千。高宗嘗諭輔臣以非劉晏懋遷之術。欲更革之。戶部以鐵錢折半爲詞而止。二十六年二月庚辰。其實吳蜀錢幣。不能相通。捨銀帛無以致遠。故莫如之何。

銅鐵鉛錫坑冶

銅鐵鉛錫坑冶者。閩、蜀、湖、廣、江、淮、浙、路皆有之。祖宗時。天下歲產銅七百五萬斤。鐵一百十六萬斤。鉛三百二十一萬斤。錫七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九斤。皆有奇。渡江後。其數日減。至紹興末。江東西、福建、廣西、湖南、潼川府利路十四州。歲產銅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九斤九兩。信州膽銅九萬六千五百斤。饒州膽銅二萬三千四百斤。韶州膽銅八萬八千九百斤。黃銅二百斤。潭州膽銅三千四百斤。建寧府黃銅八千三百斤。連州黃銅二千八百斤。池州膽銅四百斤。汀州黃銅六十斤。邵武軍黃銅三百斤。潼川府黃銅六千斤。利州黃鉎七千斤。興州黃鉎一千六百斤。南劍州黃銅三千六百斤。江東西、廣南、湖南、福建、二十州。產鐵八十八萬三百二斤十三兩。而蜀中所產不與焉。信州二十五萬七千斤。撫州十一萬七千斤。吉州二十九萬斤。建州四萬斤。鬱林州二萬七千五百斤。興國軍二萬四十九百斤。饒州一萬七千斤。舒州一萬五千三百斤。賓州一萬四千六百斤。江州一萬三千八百斤。潭州一萬三千斤。惠州一萬二千七百斤。韶州一萬二千斤。廣州六千九百斤。池州六千八百斤。洪州三千五百斤。辰州三千四百斤。處州一千三百斤。徽州一千二百斤。南雄州四百斤。皆有奇。江、湖、閩、廣、浙東、二十州。產鉛十九萬一千二百四十九斤十三兩。信州十一萬五千斤。潭州二萬二千二百斤。南劍州九千六千斤。衡州四千一百斤。建寧府三千三百斤。峽州三千七百斤。潭州一千八百斤。舒州七百斤。處州五百斤。衢州四百斤。溫州、南恩州。皆二百斤。桂陽軍七十二斤。韶州六千斤。皆有奇。湖廣四州。

產錫二萬四百五十八斤六兩。賀州一萬二千六百斤。桂陽軍三千八百斤。郴州二千四百斤。衡州一千五百斤。皆有奇。視祖額。鐵才及四分餘。鉛及六釐。銅及四釐。錫及三釐。皆弱。東南鐵悉輸岑水、鉛山永興、興利四場浸銅。爲泉司之用。惟川鐵以鑄錢云。舊婺州銅。融福、峽州、南安軍鉛。贛宜州、南安軍、錫。坑皆有膽銅者。蓋以鐵爲片。浸之膽水中。後數十日卽成銅。凡銅場十四。鐵場三十八。鉛場二十四。錫場五云。

東南諸路鑄錢增損興廢本末

東南諸路鑄錢。國朝承南唐之舊爲之。未廣也。咸平三年。馬忠、肅亮以虞部員外郎出使。始于江、池、饒、建、四州。歲鑄錢百三十五萬貫。銅鉛皆有餘羨。眞宗卽以忠肅爲江南轉運副使。兼都大提點江南福建路鑄錢四監。凡役兵三千八百餘人。大中祥符後。銅坑多不發。逮天禧末。所鑄才一百五萬。及蔡京爲政。大觀中。歲收銅止六百六十餘萬斤。比祖額虧四十餘萬斤。內舊場四百六十餘萬斤。膽銅一百餘萬斤。石銅七十萬斤。新場三十萬斤。江、湖、閩、廣十監。每年共鑄錢二百八十九萬四百緡。計用銅一千十一萬五千斤。江州廣寧。二十四萬。池州永豐。三十四萬五千。饒州永平。四十六萬五千。建州豐國。二十四萬四百。已上四監。一百三十四萬緡。上供。衡州咸寧。二十萬。舒州同安。十萬。嚴州神泉。十五萬。鄂州寶泉。十萬。韶州永通。八十三萬。梧州元豐。十九萬。已上六監。一百五十六萬緡。逐路交用。以所入約所有。計少銅三百三萬五千斤。自渡江後。歲鑄錢才八萬緡。近歲始倍。蓋銅鐵鉛錫之入。視舊才二十之一。舊一千三百二十萬斤。今七十餘萬斤。所鑄錢。視舊亦有二十之一爾。

鑄錢諸監紹興慶元權銅

鑄錢諸監。自紹興初。以江池殘破。遠涉大江。遂廢之。元年八月甲申。是歲。才鑄錢八萬。明年。以范汝爲作亂。權罷建州鼓鑄。二年二月丙戌。二年。汝爲平復鑄錢。泉司應副銅錫六十五萬餘斤。歲額鑄錢二十五萬。然是歲才鑄十二萬緡耳。三年劉立道大中。宣諭江南。歸奏言泉司官吏之費。歲爲十三萬緡。而木炭本錢。如鑄錢之數。請省其官屬。從之。十二月癸未。是時坑冶盡廢。每鑄錢一千。率用本錢二千四百五年。閩漕鄭士彥奏廢豐國監。而歲與泉司認發新額錢。二月丁巳。議者以爲不可。其冬。戶部侍郎王俁請復鑄錢。及官鬻銅器。以剔私鑄之弊。十二月辛亥。明年。遂悉斂民間銅器以鑄錢。又詔私鑄銅器者徒二年。六年五月甲午。贛饒二監新額錢四十萬緡。提點官趙伯瑜以爲所得不償所費。遂罷鑄錢。歲額銅炭積而不用。盡取木炭銅鉛本錢。及官吏闕額。衣糧水腳之蜀湊爲年計。十三年韓涇爲使。必欲盡鑄新錢。調民興復廢坑。至于發冢墓壞廬舍而終無所得。又請籍坑戶姓名。約定買納銅數。閏四月丁巳。民大以爲擾。郡邑至毀錢爲銅以應命。然所鑄亦才十萬緡。二十四年遂罷鑄錢司而歸之諸漕。二十七年。戶部侍郎林覺請出版曹錢八萬緡。爲饒、贛、韶三年鑄本錢。權以五十萬緡爲額。七月庚午。未幾。殿中侍御史王珪復言前司不可廢。湯致遠在樞院以爲不然。請與三省議。沈丞相等乃奏以戶部侍郎榮薿茂世領提許。置官屬二員。八月庚申。然錢監既廢復不一。故兵匠有聞不補。視舊損十之三。積其衣糧。號三八闕額錢。明年洪景嚴爲起居舍人。爲上言銅器之害。上命出

御府銅器一千五百事付泉司。二十八年七月庚辰。遂大斂民間銅器以鑄錢。許告賞。其後得銅二百餘萬觔。二十九年趙郡王令諏在版曹。因請以三分開額。鑄爲鑄本。二月丁亥。其秋復置提點官。七月乙巳。明年夏。泉司言歲課。但可鑄十萬緡。諸道銅加以鉛錫。可鑄六十萬緡。是乃暫時所拘。請權以十萬緡爲額。工部奏爲五十萬緡。三十年五月丙戌。然亦止鑄十萬緡而止云。今泉司歲額增十五萬緡。小平錢至一萬八千緡。折二錢六萬六千緡。折小平錢十三萬二千緡。歲費鑄本及起綱廒費。約用二十六萬緡。司屬之費。又約二萬緡。東南十一路。一百十八州之所供也。其名色有坑冶課利錢。分衣糧錢。木炭錢。錫本錢。約二十一萬緡。比歲所收。實不過十五六萬緡耳。其歲羨課金一百三十八兩二錢銀元額。七分內庫。三分本司。銅三十九萬五千八百十三斤八兩。鉛三十七萬九千八百斤。錫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五斤。鐵二百三十二萬八千斤。比歲所權。十無二三。皆以錢貨于坑戶以取給。然亦不登。每當二錢千。重四斤五兩。銅二斤九兩半。鉛一斤十五兩半。錫二兩。木炭五斤。除火耗七兩外。淨錢計上件。小平錢千。重四斤十三兩。銅二斤十五兩半。鉛二斤一兩半。錫三兩。木炭八斤。除火耗七兩外。淨錢計上件。視舊制銅少而鉛多。天禧之制。每千錢用銅三斤十四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建州豐國又減鉛五兩。加銅亦如之。紹興之制。每小錢一千。用銅二斤半。鉛一斤五兩。炭五斤。耆七百七十七文爲一千者也。今小平錢一千足。乃用此料。則錢愈鑿薄。宜矣。慶元三年。乃復禁銅器。二月癸巳。民間舊有者。限兩月赴官投賣。每兩以三十錢酬之。二月庚子。民閒多不盡輸。遂命再限兩箇月。不復酬以錢。違者許人告。六月庚申。湖州舊鑄鏡。行于天下。自是官自鑄之。二年八月甲戌。已用右曹郎官趙彥括奏。禁銷錢爲銅器。買者科違制之罪。仍以匿隱論。其爐戶決配海外。永不放回。仍許告捕。因復置神泉監。以所括民閒銅

器，鑄當三大錢。仍權隸工部。八月戊子。惟嚴錢直輸行在。而建、韶、饒、贛、等州。皆自提點所。泛湖由江入漕渠。輸之京帑焉。然祖宗時。雖歲收錢一百五緡。江、池、饒、建、四監。熙寧中。額每年退却六十萬。三年一郊。又支一百萬赴三司。是內帑每年得一十六萬六千餘緡。而左藏得九十三萬三千餘緡也。今歲額止十五萬。而隸封樁者半。內藏者半。左藏咸無焉。宜版曹之日困也。

川陝鑄錢

川陝舊皆行鐵錢。祖宗時。益、利、夔、三州。皆有鐵冶。故卽山鑄錢。邛州舊鑄錢十二緡。建炎初。轉運判官靳博文。以爲歲費本錢二十一萬。得不償費。乃罷之。三年六月乙卯。紹興十年。鄭亭仲爲四川宣撫使。始卽利州鑄錢。歲十二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鹽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爲鑄本。十月戊申。其後增至十五萬。二十三年。嘉守王知遠。請復嘉邛鑄錢監。事下計司。六月丁酉。于是復置監于邛州。明年。詔邛州歲鑄三萬緡。利州九萬緡。四月乙酉。共費本錢引十七萬五千緡。利州十一萬四千。邛州六萬千。一每千率費千四百緡。二十五年。又詔利州鑄大小錢各二萬。凡大錢千重十二斤。小錢千重七斤有半。于是歲省鼓鑄本錢三萬。三十一年。再減利州錢爲六萬緡。大小各半之。施州舊亦鑄錢萬緡。南平軍數千緡。紹興末。皆減。今蜀中歲鑄十萬七千。施州錢。紹興三十年。以鐵炭艱難。減爲七千。南平軍。以礦苗少。亦減爲千緡。竝充有計。

淮南鐵錢

淮上舊鑄銅錢。兵火後。舒州不復鑄錢。但行饒建等錢而已。乾道初。林樞密安宅爲右諫議大夫。議以銅錢多入北境。請禁之。而卽蜀中取鐵錢行之淮上。事旣行。洪景伯參政。言其不可。上問之。景伯曰。今每州不得千緡。一州以萬戶計之。每家才得數百。恐民閒無以貿易。且客旅無回貨。鹽場有大利害。上以爲是。乃不行。元年九月丁巳。但卽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費和三州而已。五年秋。王公明使蜀。復伸前議。六年夏。遂命司農寺丞許子中往淮西措置。卽温蘄二州鑄夾錫鐵錢。舒州同安監歲二十五萬緡。蘄州新春監十五萬緡。淳熙七年春。舒守趙子蒙、蘄守施温舒皆以鑄錢增羨遷官。五月己卯。然淮民大以爲擾。八年秋。王謙仲知舒州。入見。爲上言之。遂減舒州錢額十萬緡。與蘄州通三十萬緡。七月癸卯。後踰月。又詔權罷鼓鑄一年。九月丁丑。二州旣復鑄錢。因命淮西漕臣兼提點江淮湖北鐵冶鑄錢公事。增歲額至六十萬緡。然淮錢日夥。而又著令不許過江。人甚賤之。乃復減爲四十萬。

東南會子見前關子

東南並無會子。大觀中。蔡京當國。嘗倣州交子法爲錢引之。然所出猥多。又官司不以出納故。旋卽廢。紹興元年冬。高宗在越。張忠烈俊以神武右軍分屯婺州。朝廷以水道不通。始置見前關子。召商人入中。其法入見錢于婺州。執關子赴杭越榷貨物。請錢每千搭十錢爲優潤。十月壬寅。六年春。張忠獻爲都督。張如瑩澄主管行府財用。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先造二十萬緡。行江淮。旣又造二十萬緡爲羅本。遂

置行在交子務。二月甲辰。將悉行之東南。趙公時需爲諫官。爲上言官無本錢。懼民不信。其不便者五。胡內翰交修。亦言奸民僞造。抵罪必多。朝廷遂改爲關子。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紹興末。頗舉行焉。當時臨安之民。復私置便錢會子。豪右主之。錢處和爲臨安守。始奪其利以歸于官。既而處和遷戶部侍郎。乃于戶部爲之。三十一年春。遂置行在會子務。二月丙辰。後隸都茶場。悉視川錢引法。行之東南諸路。凡上供軍需。並同見錢。仍賜左帑錢十萬緡爲本。乾道初。戶部以財匱。增印會子二百萬緡。李侍郎若川。因請官兵廩給。減支見錢。歲中可省緡錢二百四十萬。上以其動衆難之。二年二月辛未。時會子初行。軍中多以爲不便。鎮江都統制郭振。與總領趙公稱有隙。奏乞公稱易見緡付本軍。上以諭輔臣洪丞相曰。楮幣在處可行。但須得本錢稱提乃可。遂命行之淮東。三月辛亥。然楮券所出既多。而有司出納皆用見錢。民不以爲便。陳天與良祐。在諫院爲上言之。先是。已增權貨務入納會子二分。上諭輔臣不可失信于民。二年三月癸卯。三年。遂出南庫錢二百萬緡。收回所增會子。而命三衙全支銀錢。時會子已造者二千八百餘萬。已用者一千五百六十餘萬。而在民間者九百八十萬緡。始議盡收之。已降內藏、南庫、銀各百萬兩矣。曾欽道爲戶部侍郎。乞存民間見在者五百十九萬。上從之。然銀直既低。軍士患其折閱。殿帥王琪。因爲執政言之。欽道復請以分數支會子。上不欲。魏丞相曰。今會子已非前日比。上乃許之。七月己亥。先是。諫官陳天與嘗言不可失信于民。乞復置會子五百萬。十一月己酉。蔣參政行丞相事。力主之。其冬復印新會子五百萬。十一月己酉。四年春。詔諸軍諸司。

皆分數支會子。德壽宮依舊交見錢。禁中亦分數交會子。三月甲申。其秋。曾欽道奏僞造會子人。籍其貲充實。再犯、依川錢引法。從之。八月癸卯。五年春。詔以一千萬緡爲一界。時欽道已遷版書。而陳季若以兵部侍郎提領共奏。乞如川錢引例。兩界相沓行。始許之。正月辛酉。六年春。言者謂楮幣可行于無事之時。不可行于有事之際。今銀直低平。宜廣收買。或以度牒折納。非泛交用。悉以楮幣。乃令諸道監司別庫積銀以備緩急。奏雖下。後不克行。二月丙戌。七年春。詔州郡上供許用七分會子。三分見錢。正月然有司取于民。悉以見錢上。命約束之。六月辛酉。淳熙十三年秋。詔今後再犯僞造會子。雖印文不全成。但已經行用。論如律。九月乙巳。今江浙會子一千。率得銅錢七百五十。湖北會子一千。率得錢五六百。其法自一貫五百、三百、至二百、凡四等。民甚便之。自會子創造。至今四十年。遂與見緡並行。不可復廢矣。凡會子亦兩界並行。總三千六百萬。第七界又增印五百二十三萬八千八百有奇。實爲四千一百二十餘萬。

湖北會子

湖北會子者。隆興元年秋。總領王琪始創。謂之直便會子。凡七百萬緡。乾道元年春。楊倓帥荆南。謂不可通行于諸路。乞令戶部以五十萬緡兌換。其後遂收三百萬緡。止餘四百萬。淳熙五年冬。又令戶部印給三百萬緡。而總領周嗣武言自來鹽商無回貨。率以會子市茶引而東。今會子通行。則茶引不售。軍食必闕。遂寢之。十一年。始通行于京西路。淳熙初。梁總爲京湖總領。會其已出應換之數。得五百六十二萬緡。

遂亦造兩界焉。每界二百七十萬緡。總爲五百四十萬。

兩淮會子

兩淮會子者。乾道二年夏。初令戶部印給二百萬緡。謂之交子。不得過江。八年秋。以交子易壞。始出行在會子收兌。紹興三年夏。議者以淮上鐵錢多。欲革其弊。會趙子直爲吏部尚書。與從官陳進叔、羅春伯、謝子肅、等合奏。乞印造兩淮會子三萬貫。付于兩路。每貫鐵錢七百七十。淮東二分。淮西一分。依湖北例。三年一對。更不申展。事下兩省臺諫議。而尤延之等議以爲可。遂施行之。其會子仍分一貫五百、二百者、凡三等。許轉至江、池、太平、常州、建康、鎮江府、興國、江陰軍界內行應用。兩淮上供及戶部錢物。並權發見錢。三年。令淮南漕司椿管。而沿江八州軍合發上供一半會子。則許用交子通融。起發於江淮東西所椿管焉。蓋自紹興辛巳二月以後。至紹興壬子八月以前。行在湖北兩淮。創行交會。總爲四千九百六十餘萬緡。已敵蜀中之數矣。

四川錢引

四川錢引。舊成都豪民十六戶主之。天聖元年冬。始置官交子務。十一月戊子。每四年。兩界印給一百二十五萬。崇觀閒。陝西用兵。增印至二千四百三十萬緡。（崇寧元年。增二百萬。二年又增一千一百四十三萬。四年。又增五百七十萬。大觀元年。又增五百五十四萬。）由是引法大壞。每兌界以四引而易其一。蔡京患之。大觀元年夏。改交子爲錢引。四月甲子。舊交子皆毋得兌。

三年秋。詔復以天聖年額爲準。七月建炎初。靳博文爲益漕。以軍食不繼。始以便宜增印錢引六十三萬緡。二年六月。其後張忠獻、盧立之、席大光、相繼爲帥。率增印矣。紹興七年夏。詔四川不得泛印錢引。五月庚寅。然邊備空虛。泛印卒如故。十年春。用樓仲輝議。詔印錢引者徒二年。不以赦免。正月戊子。未數月。以贍軍錢闕。又命印五百萬緡。三月戊子。十二年。鄭亨仲復奏增四百萬緡。三月。三十年。軍事將起。王瞻叔增印一百七十萬緡。三月。明年。虞并甫宣諭川陝。亦增印一百萬緡。三十二年六月已丑。紹熙二年。以展年兌界。增還計所一百七十萬緡。慶元三年。三路旱。復減放。又增一百萬緡。今前後兩界。共盡收錢引四千九百萬緡有奇。其法自一千至五百凡二等。每引錢一千。民間直鐵錢七百已上。而輸官則一千二百八十云。

錢引兌監界

自天聖立川交子法。每再歲一易。人戶輸紙墨費三十錢。紹興十一年秋。增爲六十四。七月壬寅。每界無慮一百七十萬緡。與更易不盡者。號水火不到錢。亦二十餘萬緡。悉令計司收之。以備邊用。然引屬總領。而抄紙場錢引務。隸成都漕司。故更易不盡者。總漕屢爭之。二十八年夏。孫太沖奏以爲稱提本錢。詔茶馬司檢察。五月癸亥。其後卒歸計司焉。紹熙二年。上念蜀民之勞。詔權展一界。乃易。慶元四年冬。丁端叔自四川茶馬代還入見。言川交子二年一兌。每引納貫頭錢八十文足。民甚苦之。今計所多羨財。每界請展一年。永爲定制。章下制置司。十一月。時袁起巖爲帥。上言令民間每兌錢引一千。貼納錢引六十四文足。每界總領

所收貼頭錢。凡百八十萬緡。今欲展年。當求對補之策。其一。紹興初。曾印百七十萬緡。今凡八年。則兌界兩三次間。暗增貼頭錢已三四十萬。其一。去歲增印錢百萬緡。異時每界增貼頭錢亦僅七萬。此二者略可相當。兼總領所每界撥還漕司工墨錢十九萬緡。今既展年不復對撥。而又每界水火不到之緡幾十萬。皆總所得之。若展一年。所不到者又倍。凡此皆可以對補展年所虧之數。明年春。有旨許之。（三月戊申。）六年冬。兌界水火不到錢。才七萬五千四百四十八緡。嘉泰二年。陳日華曄總領。謝用光爲帥。請之朝。復以二年一兌。蓋軍餉所仰。不可復展矣。

關外銀會子

關外銀會子者。紹興七年。吳涪王爲宣撫副使。始置於河池。（二月丙午。）其法一錢或半錢。凡一錢銀會子。十四方紙。四紙折錢引一貫。半千銀會子一萬紙。每八紙折錢亦如之。初但行于魚關及階、成、岷、鳳、興、來六州。歲一易。其錢隸軍中。武安薨。遂屬計所。十七年七月。復造于大安軍。再歲一易。乾道四年四月。始增一銀錢三萬紙。九月。行于文州。其後稍益增。迄今每二年印給六十一萬餘紙。共折川錢引十五萬緡。

鐵錢會子

鐵錢會子者。興元府金洋州用之。創自隆興元年。其法自三百二百至一百凡三等。迄今每二年印給二百四萬緡。共折川錢引四十萬緡。（始是總領趙郎中沂奏獲。其年十月四日癸巳。指造六十萬緡。折錢引十萬貫。行于金州。至隆興二年六月。乾道四年正月。累增乃及此數也。）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七

財賦四

國初至紹興中都吏祿兵廩

祖宗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緡元豐閒月支三十六萬宣和崇侈無度然后月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連年用兵然猶月支不過八十萬至淳熙末朝廷無事乃月支百二十萬而非泛所支及金銀絲絹不與焉以孝宗恭儉撙節而支費擬於宣和則紹興休兵以後百司宮禁循習承平舊弊日益月增而未能裁削故也

渡江後郊賞數

渡江後郊賞建炎二年用錢二十萬緡金三百七十兩銀十九萬兩帛六十萬匹絲絮八十萬兩皆有奇紹興元年越州明堂內外諸軍犒賜凡百六十萬緡四年建康明堂增至二百五十九萬緡宿衛神武右軍守軍七萬二千八百餘人共支二百三十一萬每人率爲十三千有奇劉韓岳王四軍十二萬一千六百餘人共支二十八萬每人率爲二千有奇而方州不與其後日有增益二十八年冬祀上自立賞格命有司行之是歲錫賚金緡視前郊減半蓋自宮禁百官宗戚閹宦下至醫祝胥皁人人有之不可復廢矣

三司戶部沿革

國朝承五季之舊。置三司使。以掌天下利權。宰相不與。王荊公爲政。始取財利之柄。歸于中書。元豐官制。戶部尚書。左曹侍郎各一員。掌經賦。右曹侍郎一員。掌常平、苗役、坊場、山澤之令。由是版曹但能經畫中都百官諸軍廩給而止。建炎初。以軍興國用不給。始命張誠伯以同知樞密院事提領措置戶部財用。黃道周潛厚以京祠副之。其後孟富文庾、沈忠敏與求。皆以執政繼領利權。由是少給。然所取大率出於經制之外焉。自罷總制司。版曹但掌經費。歲入僅五千緡。出亦稱是。一有不足。卽告于朝。或遇軍興。則除禁錮應付外。版曹但能預借民間坊場淨利四百萬緡。（紹興三十一年十月癸酉。）或利賣度牒六百萬緡而已。（隆興二年二月。乾道六年正月乙酉。）淳熙十年。王宣子爲戶部尚書。始請于次年四月。將諸道監司守倅所起上供錢。比較以定賞罰。許之。（八月甲午。）其後減展磨勘年有差。由是罕有遺欠者。迄今遂爲定制。

左藏庫會計錄

左藏庫者。國家經賦所貯也。淳熙中。左藏庫幫過三衙百官。請給成歲爲錢一千五百五十八萬餘緡。銀

二百九十三萬餘兩。金八千四百餘兩。絲緜一百十八萬餘兩。絹帛一百二十六萬餘匹。以直之金銀錢帛。共約計三千萬緡。而宗廟宮禁。與非泛之費不與焉。紹興初。鄭溥之湜以祕書郎轉對。爲上言。今黃老之宮。衞卒動以百數。外戚家廟防護之兵。多于太廟。額外將校之俸錢。半於正額。外庭百執之費。不足當閤門醫職近侍之半。請明詔大臣。裁定經費。上自乘輿。下至庶府。除奉宗廟事兩宮、給兵費之外。一切量事裁酌。罷其不急。損其太過。趙德老爲戶部侍郎。因請稽考內外財賦。置紹熙會計錄。俟見大槩之後。命戶部宰屬同共議詳。而一二大臣公心叶意爲之斟酌。以其所減損以予民。遂命版書葉叔羽、中執法何自然、檢正林和叔、左右司沈信叔、楊濟甫。與德老同爲之。二年正月辛未。丁丑兩次降旨。未幾。自然丁內艱去官。後亦未聞有所減也。

左藏南庫

左藏南庫者。本御前椿管激賞庫也。孝宗卽位之始年改之。先是紹興休兵後。秦檜取戶部窠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戶部告乏則予之。檜將死。屬之御前。由是金幣山積。士大夫至指爲瓊林大盈之比。二十九年夏。河流淺澀。綱運不通。高宗嘗出內帑錢五百萬緡。以佐調度。五月己未。已而謂輔臣曰。朕息兵二十年。所積豈以自奉。蓋以備不時之須。免臨時科取。重擾民爾。及軍興。又出九百萬緡。爲出師勞功之用。明年夏。詔從臣條具足食之策。三十二年四月己亥。黃通老爲禮部侍郎。卽以建言足食之計。在於量入爲出。今天下財賦。

半入內帑。有司莫能計其盈虛。請用唐德宗楊炎之策。歸之左藏。及上受禪。袁伯誠孚在諫院。復以爲言。上納之。遂改內藏激賞庫、爲左藏南庫焉。七月癸丑。然南庫移用。皆自朝廷。非若左帑直隸版曹爲經費也。淳熙末。始併歸戶部。十年六月二十八日。且諭大臣曰。此庫併歸版曹。朕亦省事。既而都省令戶部管認南庫錢二百九萬餘緡。版書王宣子奏。皆奉親及內教所須。不可欠闕。計歲終應支。凡十五萬。而見在止三十五萬。其應入者又三十九萬有奇。既闕二十一萬緡。而南庫例還戶部沙田錢二十三萬緡。又在其外。合之爲欠四十四萬緡。是南庫歸版曹。無益而有損也。乞就撥歸封樁庫。其朝廷年例合還戶部錢。却於封樁庫支。不從。已而蔣世修正言。又奏南庫撥歸戶部。于今二年。而庫名尙存。官吏如故。乞併罷。上曰。若盡廢庫名。出入必殽亂。可以左藏西上庫爲名。十二年正月三日。於是諸路歲發南庫窠名錢一百九十八萬餘緡。改隸本庫。後又改稱封樁下庫。仍隸戶部焉。紹興元年十月二日。

左藏封樁庫

左藏封樁庫者。孝宗所創也。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爲名。撥入內庫。或審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有司不敢執。鄭溥之爲敕令所刪定官。因轉對爲上力言之。時十三年矣。庫中所儲。金至八十萬兩。銀一百八十六萬餘兩。又有糴米錢、度牒錢。而下庫復儲見緡常五六百萬。十六年夏。溥之爲祕書郎。因轉對又爲光宗言之。疏入。命戶部稽考以聞。十六年六月。然卒不竟也。慶元後。每

封椿庫取撥。錢輒數十萬緡。銀亦數萬兩。黃金亦數千兩。蓋以爲奉神事親之費云。六年六月。撥封椿庫錢一百萬緡。脩奉太上皇后殯宮。七月。撥二十萬緡入內藏。八月。撥錢十五萬緡。幷銀二萬兩充秋季供奉太皇太后使用。又撥金二千五百兩。銀二萬兩。充明堂使用。又撥一百萬緡。修奉太上皇帝殯宮。一季之間。所撥金銀錢計二百五十萬緡。蓋多非泛支用故爾。常年則不及此數焉。

內藏庫 激賞庫

內藏庫者。始因藝祖削平諸國。收其帑藏。貯於講武殿廊。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因分左藏北庫爲內藏庫。亦謂之景福內庫。然歲入不過錢百餘萬緡。銀十餘萬兩。眞宗咸平中。嘗謂宰相曰。祖宗置內藏。所貯金帛。以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二聖削平諸國。親祀郊丘。所費不貲。皆出於是。三司所假。凡六千萬。自淳化迄景德。每歲多至三百萬。少亦不下百萬。三年不能償。卽蠲除之。此庫乃爲計司備經費耳。故仁宗後。西北事起。大率多取給於內藏。神宗用王荊公計。凡摘山、煑海、坑冶、榷貨、戶絕沒納之財。此舊三司窠名屬左藏庫。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闕額、地利之資。悉歸朝廷。元豐元年。更內藏庫名。凡三十二庫。每庫以詩一字目之。五年。又取苗役羨財。爲元豐庫。直隸朝廷。在內藏之外。長編載元豐庫殿卽崇政殿庫。按崇政殿庫。乃內藏庫也。本在講武殿後。講武殿後改爲崇政。元豐庫在太府寺內。元祐初。宣仁共政。呂正愍公、又建元祐庫。以備封椿。皆號朝廷庫務。徽宗崇觀後。則大觀東西等庫。西城無所慮。皆天子私藏。而版曹告竭矣。高宗渡江。但有內藏及激賞二庫。秦丞相用事。每三宮生辰。及春秋內教每年寒食節。與諸局所進書。皆獻金幣。由是內帑山積。紹興末。有詔除太后生辰及內教

外。餘並減半。二十九年八月丁巳。孝宗初政。又併進書禮物罷之。紹熙中始數取封樁錢入內藏。上受禪。又取淮東總領所羨財五十萬緡入禁帑。議者嘗以爲言。激賞庫卽所謂左藏南庫。

御前甲庫

御前甲庫者。紹興中置。凡乘輿所須。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百工技藝之巧者。皆聚於其閒。日費亡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戶部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二十九年冬。張子公再爲吏部尚書。因見上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不當私置甲庫。以侵國用。上從其請。盡罷之。人由是知甲庫之設。非上本意也。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者。渡江後所創也。自建炎隆興。堂膳始減。至維揚又減。至臨安又減。紹興四年秋。趙元鎭爲川陝荊襄都督。既而不行。遂以督府金錢。入三省樞密院激賞庫。十年。秦會之當國。以烏珠畔盟用兵。須犒賜之物。乃計畝率錢。徧天下五等。貧民無得免者。然兵未嘗舉。而所斂錢。盡歸激賞庫。其後歲支至三十八萬緡。堂廚萬五千。東廚萬二千。玉牒所二萬四千。日曆敕令所國史院各二萬。尚書省犒賞萬三千。中書門下七千。密院九千。議者指爲冗費。二十九年冬。上命御史舍人議之。朱漢章、洪景嚴、奏歲減二十萬緡。十二月癸亥。詔可。孝宗受禪。復減歲用錢爲十萬緡。二十二年七月壬戌。迄今不改。

合同憑由司

合同憑由司者。宮禁所由取索也。歲取金銀錢帛。率以百萬計。版曹但照數除破耳。雖有歲終比部驅磨之令。然郎官第赴內東門司。終日巍座。而數瑞與數媼。自爲會計。郎官不得預。事畢則卷牘尾示之。俾書名而已。紹熙二年春。議者以爲濫予橫賜。無以撙節。請自今內諸司所給賜、所營造、所取索。悉從有司定爲中制。惟正之供。濫恩橫例。皆釐正之。詔葉叔羽、趙德老、何自然、同稽考。正月辛未。其後亦不果裁節焉。

修內司

修內司者。掌宮禁營繕。渡江後。浙漕及京府共爲之。紹興末。趙侍郎子瀟爲浙漕。奏免修繕。以其事歸修內司。歲輸緡錢二十萬。後減五萬緡。乾道初。有司請悉除免。上曰。如宗廟有損動處。安得不修。乃再減緡錢五萬。然修內司逐時於左藏庫關跋錢物猶不少。今文歷赴比部驅磨者。不過釜若干具。鍪鑊若干柄而已。一錢尺帛。並不掛歷。故戶部亦無得而稽考焉。

國用司

國用司者。孝宗始置。語在官制中。然於國用未有所制也。乾道三年春。蔣子禮初秉政。因謝新除。留身奏事。爲上言。方今費財最甚。莫如養兵。近陳敏減汰二千人。戚方減汰四千人。大約一兵。每月減二十千。汰兵固爲良策。然今之軍士。類多有官。若與之外任。既不廢券錢。又加供給。大抵離軍使臣。每員月費四十

餘千。（券錢三十六千。供給五千。）臨安一府八十員。歲費錢二萬六千緡。以此推之。諸道可知。雖減之於內。而增之於外。未見其碍。上曰。若是則減汰全無益。子禮曰。豈惟無益而已。今減六千人。則必招填六千人。是倍費也。臣契勘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住招一年半。內外可暗省二百八十萬緡。異時財用有餘。更招少壯者練習之。不惟省費。又可兵精。上以爲然。子禮由此驟相。然識者謂此策暫行可也。若利其闕額而爲之。是反蹈宣政之覆轍矣。是日。（二月壬申。）子禮奏事退。御筆自今宮禁內人、併百官、三司、將校、軍兵諸人。每月五日。國用房開具前月支過上五項。請給數目人數開具進呈。自此月爲始。外路軍馬降式下諸路總領所。逐月開具并非泛支用之數以聞。永爲定式云。其後廢國用房。而版曹進册如故。

榷貨務都茶場

榷貨務都茶場者。舊東京有之。建炎二年春。始置於揚州。（正月壬辰。）明年又置於江寧。（二月乙丑。）紹興三年。又置於鎮江及吉州。五年冬。省吉州務。而行在務場隨移臨安。以都司提領。其始歲收茶鹽香息錢六百九萬餘緡。（紹興元年。）六年九月。詔歲收及一千三百萬緡。許推賞。時以爲極盛矣。休兵寖久。歲課倍增。二十四年。收二千六十六萬緡。三十二年。收二千一百六十五萬緡。皆有奇。乾道三年三月。詔以二千四百萬緡爲額。建康千二百萬緡。臨安八百萬緡。鎮江四百萬緡。於是淮東總領所實在鎮江。日指榷貨錢三十萬緡爲贍軍之用。淳熙中。三務場官吏互爭課賞。始禁鎮江務鈔引。不得至臨安。十年夏。朱少卿佺爲淮東總領。遣屬吏劉荀訴諸朝。時黃德潤爲中執

法。率臺諫上言鎭江務場軍食所係。儻有不售。其害非輕。臨安務場年額未始有虧。萬一無有羨財。不過官吏不該泛賞而已。請令提領官總三務場增虧。以爲殿最。而鎭江鈔引。復如著令。許至臨安從之。六月戊申。自是鎭江務場始給矣。

豐儲倉外路積糧

豐儲倉者。紹興二十六年夏始置。先是王公明爲司農寺丞。請令諸路以見管錢糴米赴行在。鍾侍郎世明因奏令諸路歲發常平陳米十五萬斛赴省倉贍軍。言者以其壞常平法。奏詘之。韓尙書仲通在版曹。乃請別儲粟百萬斛於行都。以備水旱。號豐儲。四月戊戌。其後又儲二百萬斛於鎭江、及建康。然頗有借兌者。三十年夏。詔補還之。四月乙丑。今關外亦積糧一百萬斛有奇。然行在歲費糧四百五十萬斛餘。四川一百五十萬斛餘。建康鎭江皆七十萬斛餘。今中都但積三月之糧。關外積糧亦不能支一歲。古者三十年必有九年之蓄。自乙酉休兵至今。近四十年矣。謂宜益儲羨糧。以爲饑荒軍旅之備。不則增糴如歲用之數。以陳易新。使常有一年之蓄。庶乎其可也。

淮東西湖廣總領所

淮東西、湖廣三總領所。自休兵後。朝廷科撥諸州縣財賦及榷貨等錢與之。淮西歲費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張魏公爲都督。增神勁軍二萬。歲益費一百萬緡。湯丞相以爲言。故後亦廢。然爲總領者。但能拘

收出納而已。固非能以通融取予之術行乎其間也。至乾道中。淮西歲費已增爲一千一百餘萬緡。而米猶如故。淮東總領所歲費爲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而諸郡及鹽司所輸之緡。多愆期者。每月五十八萬緡。內浙鹽司三十萬。平江。鎮江府。及常州。共十五萬。江西九郡。共十三萬。湖廣總領所。歲費爲錢九百六十餘萬緡。米九十萬石。諸路所輸。率亦常負十分之二。然合三總領所支。僅當四川一年之數。蓋川中糴買。歲爲八百三十餘萬緡。而三總領收正色米故也。凡三總領所。歲用戶部經常錢九百萬緡。而榷貨所支不預。湖廣始發三合同關子。乾道中。以關子折閱。詔歲增撥四川錢帛爲三百萬緡補之。錢一百七十萬緡。紬絹絲縣在外。淳熙末。盡捐之。以損四川鹽酒重課。而內府償焉。朝廷既以歲額撥錢。遂爲定數。近歲軍中大請受人漸少。由是年支之外。計司稍有贏餘。有司疑朝廷惡其優多掩蔽所餘。不盡載於成册。往往妄稱趲積。以爲己功。紹熙末。內藏庫下淮東總領所取撥羨財。明年二月。葉正則言。此錢當存留以備緩急。請詔有司。自今除每歲收支外。並將有管實在之數。開具成册。使朝廷通知有餘不足之數。其非緣軍前事。毋得輒支移起發。欲以佗用。雖有中旨。許執奏不行。竣儲積果多。朝廷經制既立。然後議窠名之重輕。考撥定之數目。寬減州縣。還以予民。從之。惟四川總領所。自建炎以後。專掌利權。不從中覆。故得以守其職業焉。

四川總領所二事

四川總領所贍軍錢幷金帛。以紹興休兵之初計之。一歲大約費二千六百六十五萬緡。其五百五十六

萬緡酒課。今減爲四百三百七十五萬緡鹽課。今減爲三百餘萬緡羅本。二稅上科。一百四萬緡茶司錢。額一百餘萬。四百餘萬緡糴本。二百三十一萬緡經、總制司錢。語在經總制錢事中。九十萬緡錢引兌界貼頭錢。語在兌界事中。二十四萬緡三路稱提錢。語在其事中。十萬緡西河州鹽錢。始趙應祥之爲大漕也。紹興五年。四川收錢物總三千三百四十二萬緡。而所出多五十二萬緡。歲支三千三百九十四萬餘緡。吳武安一軍。費緡錢一千九百九十五萬。明年。收錢減二百八十萬緡。增六百六十六萬緡。以宣撫司趲剩錢補其闕。一年缺九百四十六萬緡。而武安軍需增緡錢三百八十萬。凡二千三百七十五萬。應祥既積與武安不叶。遂丐免。七年。李子及代爲都轉運使。是歲本司所入。視六年增六百七萬緡。凡三千六百六十七萬。所出減二百三十一萬緡。凡二千八百二十九萬。以入較出。猶虧一百六十二萬緡。八年。子及上疏言本司應副軍前正色折估米。共二百六十五萬斛有奇。而宣司兵籍以紹興六年考之。止有六萬八千餘人。決無費米若干斛之理。每兵約費三十八斛有奇。是日食斗米也。蓋宣司兵官。視軍士居十之二。宣員一萬七千七百餘員。兵士五萬七百四十九人。皆繫名冗占之人。而官員請給。十倍於諸兵。計司安得不困。時武安亦劾子及饋餉不繼。子及遂坐免。十二年。朝廷既罷兵。鄭亨仲爲宣撫副使右護軍。歲計猶缺錢七百七十八萬緡。明年。詔增印錢引四百萬。十六年以後。始節次寬減重賦至七百萬緡。十八年。亨仲召歸。而宣總所椿積錢至五千餘萬。當此之時。蜀中號爲優裕。休兵之力也。辛巳用兵。諸將增招至十萬六千人。增馬五千匹。而茶馬等司。歲輸又多所負。由是總領所歲闕至六百四十萬緡。乾道四年二月丙申。有旨。四川宣撫使集四

路漕臣于利州以財賦之入對立養兵之額於是宣撫虞雍公澄覈兵籍去其老弱者近萬人諸軍開落詭籍者二千人定立軍額爲九萬七千有奇又頗取四漕歲剩錢以益之至淳熙閒軍籍視武安時增三之一歲用視武安時減三之一焉蓋自乾道再和軍中大請受人益少由是計司稍有羨財每遇減放鹽酒絹布激賞之屬計司所抱多至數十萬緡少亦不下二十萬緡實此錢也（紹興二年至慶元三年楊少卿輔抱鹽酒錢三十萬緡崎零絹估錢二十八萬緡權少卿安節抱布估錢三十萬緡激賛絹二十萬緡只此六年閒計司已抱一百八十萬緡矣）今議者猶謂四川總領所多有餘羨其實不然

東南三總領所掌利權皆有定數然軍旅饑饉則告乞于朝惟四川在遠錢幣又不通故無事之際計臣得以擅取予之權而一遇軍興朝廷亦不問自建炎軍興趙應祥權鹽酒之課折絹布之估科激賞之費倍蓰本之輸商賈農民征率殆盡辛巳之役王瞻叔無以爲計遂大括白契以贍軍朝廷知其擾民而不容止也自應祥瞻叔爲善理財後近歲趙德老楊嗣勳權少卿相繼總賦皆以減放爲急蜀人幸之（德老嘗減鹽酒折估錢一月凡七十萬緡然今計司所取錢猶有無藝者如淳熙六年蠲免鹽酒重課而所減虛額錢至今遇閏月則不減謂之加閏通不過二萬緡又如諸縣并契錢自王瞻叔以來每捐之以助省計而王德和悉拘入計所通不盈十萬緡此皆失於瑣碎者也謂宜捐其無藝而善藏其餘無事則以予民有事則以給餉庶乎其可爾

諸州軍資庫

諸州軍資庫者。歲用省計也。舊制每道有計度轉運司。歲終則會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虧者補之。故郡邑無不足之患。自軍興。計司常患不給。凡郡邑皆以定額窠名予之。加賦增員。悉所不問。由是州縣始困。近歲離軍添差。大爲州郡之患。（紹興十一年四月已未。初用張循王奏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州郡患無以給。二十七年六月丙辰。兵部奏大郡毋過百人。次郡半之。小郡三十人爲額。）而宗室、戚里、歸明、歸正、甚至於樂藝賤工、胥吏雜流。亦皆添差。慶元一郡而添差四十員。盡本府七場務所入。不足以給四員總管之俸。其閒有十五年不徙任者。計其俸入。錢二十餘萬緡。米十餘萬斛。揚州會府也。歲輸朝廷錢不滿七八萬。而本州支費。乃至百二十萬緡。民力安得不困。紹熙初。議者請裁定朝廷經費。然後使版曹盡會一歲之入。正其舊籍。削去虛額。擇諸路監司之愛民而知財計者。俾之稽考調度。蠲其煩重。以寬民力。朝廷未克行。今之爲郡者。但能撙節用度。譏察滲漏。使歲計無乏。已號令人無復及民之政矣。

公使庫

公使庫者。諸道監帥司。及州軍邊縣與戎帥皆有之。蓋祖宗時。以前代牧伯。皆斂於民。以佐廚傳。是以制公使錢。以給其費。懼及民也。然正賜錢不多。而著令許收遺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若帥憲等司。則又有撫養、備邊等庫。開抵當、賣熟藥。無所不爲。其實以助公使耳。公使苞苴、在東南而爲尤甚。揚州一郡。每歲

饋遺。見於帳籍者。至十二萬緡。江浙諸郡。每以酒遺中都官。歲五六至。必數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書爲平江守。與祠官范致能、胡長文厚。一飲之費。率至千餘緡。時蜀人有守潭者。又有以總計攝潤者。視事不半歲。過例饋送。皆至四五萬緡。供宅酒至二百斛。孝宗怒而詘之。九年正月戊子。三月乙未。然其風蓋未殄也。東南帥臣、監司、到署。號爲上下馬。鄰路皆有饋。計其所得。動輒萬緡。近歲蜀中亦然。其會聚之間。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爲準。有一身而適兼數職者。則併受數人之饋。獻酬之際。一日而得二千餘緡。其無藝如此。頃歲陳給事峴爲蜀帥。馮少卿憲爲成都漕。就以所遺元物報之。陳怒。奏其容覆贓本。朝廷移之。逮陳敗乃得直。時芮國器侍郎、趙子直丞相。相繼爲江西漕。凡四方之聘幣。皆不入於家。斥其資。置養濟院於南昌。以養貧者。朱少卿時敏爲潼川守。受四方之饋。每以其物報之。趙德老鎮成都。受而別儲之。臨行以散宗室之貧者。此皆廉節之可紀者也。惟總領所公使錢。以料次取于大軍庫。故斂不及民。然正賜不多。而歲用率十數萬。每歲終。上其數于戶部。輒以勞軍、除戎器爲名。版曹知而不詰也。所謂公使醋錢者。諸郡皆立額。白取於屬縣。縣斂於民吏。以輸之。小邑一歲亦不下千緡。人尤以爲怨。謂宜罷互送而捐遺利。使上下一體。而害不及民。則合祖宗制公使之意矣。

建炎紹興戶口數

建炎三年。兩浙路主客戶、二百一十二萬二千七十二口、二百五十六萬七千八百。每十戶率爲十五口有奇。成都府

路戶、一百十三萬一千四百八十九口、三百二十六萬九千三十六。每十戶率爲三十口弱。紹興二十九年。諸路戶、一千一百九萬餘口、一千六百八十四萬餘。每十戶率爲十六口有奇。三十年。戶、一千一百五十七萬餘口、一千九百二十三萬餘。每十戶率爲十六口有奇。三十一年。戶、一千一百三十六萬餘口、二千四百二十萬餘。每十戶率爲二十一口有奇。三十二年。戶、一千一百十三萬餘口、二千三百一十一萬餘。每十戶率爲二十一口弱。

四川元豐紹興淳熙戶口數

四川六十州。一百九十九縣。元豐二年。戶、二百一十萬餘。紹興三十二年。戶、二百六十四萬餘口、七百五十一萬餘。每十戶率爲三十口弱。淳熙二年。戶、二百五十八萬餘口、七百四十三萬餘。

本朝視漢唐戶多丁少之弊

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爲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十戶爲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爲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自本朝元豐至紹興戶口。率以十戶爲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兩口。則無是理。蓋詭名子戶漏口者衆也。然今浙中戶口。率以十戶爲十五口有奇。蜀中戶口。率以十戶爲三十口弱。蜀人生齒。非盛於東南。意者蜀中無丁賦。故漏口少爾。昔陸宣公稱租、庸、調之法曰。不校閱而衆寡可知。是故一丁授田。決不可令輸二丁之賦。非若兩稅鄉司。能開閤走弄于其閒也。自井田什一之後。其惟租、庸、調之法乎。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八

兵馬戎器舟車

三衙廢復

國朝舊制。殿前侍衛馬步三衙禁旅合十餘萬人。宣和間。僅存三萬而已。京城之破、多死於敵。建炎元年秋。騎帥郭仲荀自東京部禁旅至南京。已而還爲副留守。三年秋。仲荀以敵逼京城。糧儲告竭。遂率餘兵赴行在。其冬、上將航海避兵。而衛士張寶等不欲行。因呂元直入朝。率衆圍之。出語不遜。上怒。誅十七人於明州市。除行門外。盡廢其班。明年春。上至台州。兵衛寡弱。惟中軍統制官辛永宗有衆數千。而呂元直之親軍將姚瑞衆獨盛。上皆優遇之。四月。上還會稽。乃選中軍五百人。入直殿巖。悉烏合之衆。豈趙元鎮初秉政。因爲上言祖宗於兵政最爲留意。今諸將各總重兵。不隸三衙。則兵政已壞。獨衛兵髣髴舊制。亦掃蕩不存。是因噎而廢食也。上悟。尋復舊制。然衛兵不滿三千。識者病其單弱。數以爲言。紹興二年秋。詔三衙措置。已而上謂輔臣曰。一衛士所給可贍三四兵。朕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遂命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五年冬。廢神武中軍隸殿前司。以沂中主管殿前司公事。十二月庚子。又以都督府兵分隸三衙。是月庚戌。七年夏。復合馬司餘軍及八字軍爲六軍十二將。命劉信叔主之。四月丙申。而解承宣潛典步軍

如故。自是三衙始復。

八字軍

八字軍者。河北土人也。建炎初。王觀察彥爲河北制置使。聚兵太行山。皆湟其面曰。誓竭心力。不負趙王。故號八字軍。二年冬十月癸亥。上命御營統制范瓊往山東擊敵。瓊請彥與俱。已而彥以疾留其州。瓊遂幷將其兵而去。三年秋七月丁亥。瓊誅。復以其兵還彥。時彥爲御營統制也。後十三日。張忠獻以宣撫處置使發行在。上命彥將八字軍隨之。公至蜀。以彥守金州。紹興三年春。薩里罕入戰。彥兵大敗。遂走達州。四年移知襄陽府。六年五月己卯。召爲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以所部八字軍萬人赴行在。時解承宣潛典馬軍司事。與彥不叶。兩軍之士。交鬬于通衢。中外洶洶。七年正月。張忠獻公獨相。乃用胡丞相給事言兩罷之。而以劉信叔領馬軍司事。併王解兩軍屬之。十年春二月癸丑。以信叔爲東京副留守。將八字軍以行。其年六月。大敗金兵于順昌。十一年三月。復還姑孰。七月信叔罷爲荆南帥。其衆復還臨安。今侍衞馬軍。皆其子孫也。

御前諸軍（御營五軍　護軍）

御前諸軍者。本高宗所收諸將部曲也。祖宗以來者。內外諸軍。惟廂禁二色而已。禁軍皆隸三衙。而更戍于外。廂軍者所在有之。以守臣節制。若禁軍在邊上。則文臣爲經略使者統之。武臣但爲總管。鈐轄間。內

外禁旅合五十九萬人。神宗將有事于四夷。乃置百三十將。其法甚備。崇觀後。朝廷取其闕額之數以上供。故闕而不補者幾半。軍興以來。所存無幾。上在元帥府。始招潰卒羣盜以爲五軍。後又得王淵、楊惟忠等河北之兵。建炎元年五月。以爲御營五軍。然猶未大盛也。三年四月。又更置御前五軍。而劉光世所領西兵。則謂之巡衛軍。在五軍之外。是歲又改爲神武五軍。紹興元年十二月。又改爲行營四護軍。張俊稱前軍。韓世忠稱後軍。岳飛稱左軍。劉光世稱右軍。併楊沂中中軍入殿前司。而吳玠軍如故。七年八月。光世軍叛降僞齊。於是川陝軍更以右護軍爲號。十一年四月。三宣撫司罷。乃改其部曲。稱某州駐劄御前諸軍。十八年。川陝軍亦如之。其軍皆不隸三衙。由是御前軍又在禁軍之外矣。御前軍者。雖帥臣不可得而節制。得自達於朝廷。今禁兵但供斷役。大抵如昔之廂軍。將官雖存。亦無職事。但以爲武臣差遣而已。愚謂不若併禁軍於廂籍。而改御前軍爲禁軍。所在以帥臣節制之。而都統制之官爲之副貳。庶幾兵民權出於一。而緩急可以責成。則合祖宗制兵之意矣。

三衙捌軍本末

三衙諸軍。殿前司則本辛永宗中軍部曲。而益以它軍也。馬軍司則本王彥部曲。而益以解潛劉錡田晟之軍也。步軍司則本顏漸部曲。而益以它軍也。自紹興五年。置七軍。規模始定。然馬步二司。不能敵殿司之半。故楊存中權勢獨盛。乾道七年春。虞忠肅爲相。移騎軍屯于建康。以爲出帥之漸。號馬軍行司。論者

不以爲然。上下重遷。迄不能正也。

紹興內外大軍數

紹興初。內外大軍。凡十九萬四千餘。而川陝不與。宿衞神武右軍中軍七萬二千八百。（張浚將右軍。楊沂中中軍。江東劉光世、淮東韓世忠、湖北岳飛、湖南王瓊。四軍十二萬一千六百。是年冬。併神武中軍隸殿前司。而右軍如故。五年春。王瓊罷。遂以其軍萬五千人隸韓世忠。七年秋。劉光世之兵降僞齊。其將王德以所部八千人歸張俊。由是三衙外。但有韓張岳三軍。今鎭江大軍、韓氏部曲也。建康大軍、張氏部曲也。鄂州大軍、岳氏部曲也。惟荆南江池。皆紹興末新創。荆南則劉信叔所招効用。而頗以鄂軍益之。江池軍則三衙之疲弱者。而江州一軍。又雜以江西茶鹽。近歲皇甫倜爲帥始訓齊之。故東南惟以潤、昇、鄂、三軍爲根本。

乾道內外大軍數

乾道三衙江上四川大軍。新額總四十一萬八千人。殿前司七萬三千人。（乾道元年七月十三日降旨。）馬軍司三萬人（乾道二年正月二十六日詔。以二萬八千人爲額。六年正月十五日。李舜舉乞增二千人。從之。）步軍司二萬一千人。（乾道二年正月二十六日降旨。）建康都統司五萬人。池州都統司一萬二千人。（並乾道二年二月二日。因淮東總領楊倓申請降旨。）鎭江府都統司四萬七千人。（乾道二年十月十一日降旨。）江州都統司一萬人。（乾道四年十一月四日。苗定乞排置軍將之額。）楚州武鋒軍一萬一千人。（乾道九年四月十五日。平江府許浦水軍因郭鈞陳乞招填降旨。）平江府許浦水軍七千人。（乾道二年十月九日降旨。）鄂州都統司四萬九千人。（乾道二年十月十三日降旨。後又增至五萬二千人。）荆南都統司二萬人。（乾道二年

月四日降旨。興州都統司六萬人。興元都統司一萬七千人。金州都統司一萬一千人。並乾道三年正月二十四日降旨。其後諸軍增損不常。然大都通不減四十餘萬。合錢糧衣賜約二百緡。可養一兵。是歲費錢已八千萬緡。宜民力之困矣。淳熙甲辰。周益公在樞筦。以荆鄂二帥勢均力敵。首尾觀望。乃合爲一司。鄂爲正。荆爲副焉。

關外軍馬錢糧數

興州、興元府、金州、三都統司兵。本曲端、吳玠、關師古之徒。關西部曲也。端死。師古繼叛。其部曲皆爲玠所有。王庶劉子羽繼在興元招召流散。粗成軍伍。子羽罷。玠幷將之。其後盧立之爲宣副。尙有兵三萬餘。立之死。亦爲玠所併合。是三者爲兵共七萬人。玠死。胡丞公命其弟璘以二萬人守興州。楊政以二萬人守興元。郭浩以八千人守金州。而玠之中部選鋒二萬人分屯仙人關裏外。其後璘又得之。故三大將之兵。惟興州偏重者。此也。自休兵後。三大將之兵就糧分屯十七郡。興、成、階、鳳、文、龍、利、閬、金、洋、綿、房、西至乾道和州、太安軍、興元、隆慶、潼州府。末有名籍者。凡九萬七千三百三十八人。馬一萬三千一百四十二匹。都統制至淮備將共二百八十人。歲用錢一千七十八萬七千一百二十四緡。通糧糧爲緡。凡二千三百八十五萬有奇。帛羅絹綾六十一萬八千七百七十疋。糧一百五十八萬七千六百七十三斛八斗。料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斛。此淳熙中數。

四川廂禁民兵數成都飛山軍威強將兵

四川廂軍二萬九百七十二人。禁軍二萬七千九百九十二人。土兵一千八百三十六人。已上係官軍。義士二

萬六百五十二人。興元府興洋州大安軍保勝。金忠勝。文忠勇軍。階成西和鳳階良家子。共六千三百九十九人。已上係民兵保甲五萬五千一百七十人。關外四州凡民兵優恤之制。義士忠勝軍免家業錢一百五十千至二百千止。一千雙名則更免五十千。忠勇軍則階州免家業錢。馬軍二百三十千。步軍一百七十千。成州免稅賦。馬軍二頃半。步軍二頃。西和鳳州皆免租。馬軍六石九斗八升。步軍五石三斗六升。其更戍則月給糧。人七斗有半。惟忠勇軍更戍。保勝軍亦免家業。自千至三五千。弓箭手則給官田。馬軍二頃半。步軍二頃。此其大較也。大率四屬大軍。廂禁軍、民兵、保甲總二十三萬三百六十四人。仰給縣官者。十四萬餘人。此乾道之籍也。淳熙以後。土丁亦有仰給者。別出於後。成都禁軍。謂飛山軍驕懦最甚紹興末。王時亭爲制帥。取會四川禁軍之籍。二萬九千餘人。除利夔兩路禁軍分戍沿邊城寨外。東西路一萬九千人。內揀到五千五百七十三人。謂之威強將兵。時吳璘兵少。遂調此四千人往仙人關捍禦。三十二年秋也。事平。復罷。

利路義士忠義

梁洋義士者。紹興初。王敏節庶爲興元帥。以富平之役。兵卒單寡。乃籍興元諸縣良家子弟。號曰義士。以縣令爲軍正。而尉副之。守臣提舉。每丁免家業。皆均在不充義士之家。科役偏重。秦檜方守和議。罷之。二十八年。大將姚仲奏復行於梁洋大安巴蓬五郡。得二萬一千餘人。三十一年。散關之戰。驅之使在官軍之前。其人勇健善戰。亦屢有功。明年段彥攻原。姚仲攻鄠州。皆擁正軍被重甲以自衛。獨驅義士衣楮先登。爲敵人所拒。殲焉。僅存六千餘人。乾道元年。宣撫使吳璘以巴蓬義士怯弱。除其籍。言者以義士勞役。明年

併梁洋大安三郡罷之。大將王權乞存留。不聽。三年。虞忠肅爲宣撫使。復籍三郡之丁。得二萬三千九百餘人。結成隊伍。因參酌陝西弓箭手之舊爲義士專法。一百四十二條來上。詔頒行之。其制今存。然邊民之勇悍者。或無常產。又自名爲忠義人。多以販解鹽爲生。嘯聚邊境。勢出義士之上。乾道七年夏。王能甫爲吏部侍郎。奏乞量加優恤。然後嚴行禁止。事下宣撫司。然無益也。今忠義人。關外四州爲尤盛。之奇奏以七年四月十二日丙寅下。

忠義效用中軍敢勇

興元良家子。紹興四年。吳玠爲宣撫副使時所糾也。其始招兩河關陝流寓及陣亡兵將子弟、驍勇雄健、不能自存者。爲之月給。比強弓手五十人爲一隊。帥守郭浩、楊政竝以備中軍使喚。休兵後。其數寖微。乾道六年。王能甫爲帥。始復招之。凡人才及五尺二寸、弓力及九斗。通百將傳習、將條練弓馬者。迺選有官人省司。月給米麥各一石。帥司緡錢十五千。無官人緡錢減三之一。依義士專法。隸安撫司。御前統兵官不得預。能甫召去。王公明以宣撫使治興元。以爲良家子舊屬帳前。抽還宣撫使。淳熙初。宣撫司廢。復歸安撫司。其籍可二百人。歲費錢二萬四千緡。米麥四千八百石。而實無所用。但爲安撫使執牙旗從物而已。安撫司財賦迫急。乃奏與都統司中分清酒務之息以贍之。然酒息錢。實備它用。無所損益。乞罷鹽店。而以良家子隸都統司。從之。五年二月八日庚子降旨。紹興末。虞并甫爲川陝宣諭使。又嘗於襄陽招來汝、蔡、唐、鄧

之人。爲御前忠義効用。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壬子降旨。得二百八十餘人。吳璘爲四川宣撫使。以德順連兵官軍寡弱。又取御筆於關外四州簽丁。不以主客戶。每三丁以上取一。五丁以上取二。並刺充御前中軍勇敢。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乙巳施行。令下。人皆驚擾。會有詔棄德順。遂罷之。又私置鹽店六所。及收諸津渡鹽稅以給焉。紹熙末。楊嗣勛申嚴鹽法。奏言本府自有義士廂禁軍。良家子之事。亦蜀口民兵者。雖不成軍。姑附于此。

荆鄂義勇民兵

荆鄂義勇民兵者。紹興末所創也。金兵過江淮日。詔淮漢等郡籍民爲兵。時續修撰臯守荆南。乃請籍民爲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雙丁。每十戶爲甲。五甲爲團。甲團皆有長。又擇邑豪爲總首。歲於農隙教以武事。而官給其糧。至乾道間。舉七縣之籍。主客佃戶凡四萬二千餘戶。計十萬餘丁。除當差役人外。得義勇八千四百十九人。王公明爲帥。奏言調集團教之際。使之自備食用。必不能辦。乞截留本府苗米萬四千石。漕司應副錢二萬緡。仍從都統司假甲三千。弓矢旗幟。官爲造給。從之。時四年春矣。六年春。帥臣劉共甫又條上。京西湖北兩路兵民事。乞爲義勇者。並免科役及身丁四等戶。仍免充保正長五等戶。又免三分稅役。每七十五人爲一隊。遇教閱日。以營屯田之穀供其費。奏可。仍以甲萬副子之。三千副。四川宣撫司撥到二千副。朝廷已支京西五千副。令鄂州都統司於退下舊甲內應副。淳熙初。張欽夫爲帥。益修其政。義勇增多至萬五百人。分爲五軍。軍分五部。欽夫歿。教閱遂弛。後四年。趙温叔爲帥。復舉行之。又增收三千三百人。通舊爲萬三千八百餘人。時十一

年冬矣。當爨初籍義勇時。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陝西河北弓箭手保甲法。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據地形利便則爲總。不限以鄉總首領焉。諸總皆有射圃。而旗幟亦隨總。而別其色。至今猶存。紹熙四年冬。王謙仲爲安撫使。奏乞本路有義勇州縣。以知州兼提舉、縣令兼軍正。從之。時鄂州七縣。主客戶六萬六千六百三十二口三十一萬四千八百九十四。而民兵之籍。總爲萬五千二百有一人。是荆鄂二郡。率四五家有一人爲兵也。荆門軍民兵之籍。舊爲三千四百人。或號義勇。或號彊壯。乾道元年冬。守臣程迹代還。乞蠲其役使。朝廷悉令放散。及馮忠嘉爲守。會朝廷復修義勇之政。忠嘉乃因舊籍增補三百人。又籍戶馬四百。爲馬軍。分六隊。孝宗大喜。詔總領所歲以馬料千石給之。而擢忠嘉直祕閣。時七年春也。岳州義勇之籍四千四百九十九人。以紹興初計之。四邑保伍。凡九百三十五甲。計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三人。是亦五家出一兵也。是時湖北諸郡皆有之。而信陽軍有義勇。又有義士。惟澧州石門慈利二邑未嘗救籍。紹興末。王正功爲守。始併籍焉。章德茂帥湖北。又乞義勇之應差保正長者。以家業錢多寡爲限。限外之數。與官編戶輪流科差。從之。忠嘉、汝州人。用民兵事。遂除淮南轉運判官。專一教閱淮西保甲。鼛、澤州人。子耆。慶元中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季宣、字士龍。温州人。父徽言。紹興初。嘗爲右史。其父子皆有名當世。

淮南萬弩手

淮南萬弩手者。經始紹興季年。始朝廷命籍民爲兵。淮南乃選丁壯。欲涅其面。民駭而逃。杜莘老爲殿中侍御史。爲上言。敵未至而先蹂吾民。非計。請令民兵止聽郡縣官節制。征役無出鄉。從之。淮民乃定。張魏公再起。又增招之。後亦廢弛。乾道五年冬。上命措置兩淮官田。徐子寅領其事。復以神勁軍爲名。於是淮東之籍千四百。淮西之籍千六百。始議淮南即眞州置寨。子寅奏每路可各增爲二千。但聚而養之。則不便。上問其故。子寅曰。今人給錢米。歲用約二十五萬緡。（每人日支錢三百。米三升。）招集之費。又須五萬緡。激犒射親之費。亦如之。異時財用不給。未免放散。則失信於民。如淮西封疆闊遠。聚而教之。民尤不以爲便。上曰。財非所惜。擾則勿行。子寅因請卽鄉社教閱。從之。時六年春矣。明年夏。淮西帥臣趙善俊因奏。乞復取所散神勁軍一千八百三十一人赴廬州。仍舊軍額。每八月下旬聚教。二月上旬放散。亦從之。（此卽魏公所招萬弩手效用。）乾道元年。（乾道三年冬。淮西帥胡防奏請。）至是復令與民兵一體教閱焉。民兵者。（放令歸耕。）時萬弩手之家。已有旨。損三百畝稅賦矣。於山水寨保伍中取之。三丁籍一。亦名義兵。歲以農隙聚教。官給口糧。（自十月教至正月終。散人日給錢百。米二升。）乾道四年冬所刱也。七年秋。又詔本名丁錢。皆蠲之。八年冬。論者以其擾民。止命教一月而罷。淳熙初。上又命子寅往淮東措置。子寅上其數。山水寨民兵凡二萬六千九百人。萬弩手凡一千四百四十五。明年秋。遂命淮西提舉常平茶鹽張宗元與子寅分路提督。宗元奏。每郡以士豪見任官一員統轄。月增給人三十千。諸郡自十月下旬爲始。赴帥司教閱二月。淮西五郡。凡費錢十六萬緡。米三萬餘石。淮東亦倣此。惟光、黃、濠、

楚、安豐、盱眙七郡。則但就本州教閱。其犒設錢減半焉。宗元者。安豐人。與子寅皆敢爲誕謾。時又有許子中、胡與可二人。亦以耕屯之策見用。淮人爲之語曰。徐協恭、許子中、胡元功、三人鼎足說脫空。協恭、元功、子寅與可之字也。實錄。乾道六年正月戊辰。詔徐子寅措置官田。招集人兵。委有勞効。除駕部員外郎。四月丁未。詔徐子寅差知高郵軍。五月丁巳。右朝奉新知高郵軍徐子寅收集泰州依舊往來措置兩淮官田。閏五月丙戌。詔徐子寅收集流移墾田四萬五千二百餘畝。委有勞效。除直祕閣。臣寮上言。子寅所招人兵。統齊無術。嘗駭觀聽。所奏墾田。未經覈實。望寢新命。從之。六月庚午。司農寺丞措置淮西鑄錢。許子中進對。奏條具到鼓鑄畫一。上曰。當一從卿言。癸酉進呈畫一。並從之。尋又令子中兼措置興國軍。甲戌子寅朝上曰。更且勉強。七月辛巳。詔胡與可知和州。九月庚寅。子寅知舒州。十月戊午。子寅職事修舉。除直祕閣。在拜郊前二十日。此卽三人鼎足時也。久之。上亦厭其事。自淳熙七年以後。並令在家習武舉以聞。遂命守令官按閱之。不復聚教矣。

湖北土丁刀弩手

湖北土丁刀弩手者。自政和七年。始募土丁爲之。授以閒田。散居邊境。教以武藝。其隸于籍者。至九千餘人。沅州四千二百八十一。辰州三千四百五。澧州一千二百九十四。靖州九百三十。靖康初。全軍調發往河東援太原。爲敵人所陷。僅存千五百人。建炎三年。亟罷之。紹興六年冬。壬子尙爲帥。張直柔爲守。鼎言於朝。遂命招三千五百人爲額。沅州千五百。辰州千。靖州千。澧州各五百。淳熙三年。楊太尉倓爲荆南帥。上因命楊修其政令。八月戊子。已而知辰州尹機代還。請命有司括田招募。人給例物五千。春秋教閱。犒賜如禁軍例。上卽擢機湖北提點刑獄使與之同措置。然刀弩手舊田諸郡已收爲省計。機迫使募人爲之。往往無田可給。但虛立姓名以應命。又土人多憚點集。甚患苦之。

會李仁父出守武陵。力言其不便。乞度田立額。事下諸司。張欽夫爲安撫使。頗以仁父爲是。會機卒。馬大同繼之。欲換以土軍。辛幼安時新除漕副。亦乞各具所見。議不合。仁父言當用提刑司近差官點定一千三百七十六人之數。增募爲一千五百人。（沅州增二十。澧州十一人。爲七百。辰州增二十五人。爲五百五。增七十二人。爲二百五十。靖州增六人。爲二百。）欽夫以爲多減。恐不成行列。欲用見數。委提刑躬行檢點。俟有田沒官。始令招足元額。仁父復爲言。如此則提舉刀弩手司又當復置。而欲冒賞者。必至橫沒民田。爲害滋大。不以見點數爲準。專委守臣磨以歲月。令招及今額。仍同欽夫連銜具奏。上從之。而仁父已爲大同所攻。奉祠歸矣。

黎雅土丁（嘉定威茂土丁）

黎雅土丁者。集沿邊農人火甲戶爲之。蓋唐雄邊子弟之遺法。舊無行陣軍伍。但以甲頭總之。祖宗以來。弛酒禁免征役。凡優恤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黎州。自乾道七年。邊釁之後。始置寨。將押隊旗頭之類。略爲軍制。每歲農隙時。官給口食。教之武事。舊制凡千人。淳熙三年。祿粹父直閣爲守。請倍其數。又以等級籍其少壯者。月給以錢。九年春。言者乞下黎州。別立優卹土丁之目。守臣龔總始奏以五十二人爲一隊。每邊二十隊。計千四十三邊。共三千一百二十人。置教場四十九所。是時三邊土丁之籍。實爲五千一百二十六人。而東南邊（防托邛川）一千七百八十七。西南邊（防托吐蕃青羌等侯）一千三百九十一。正西邊（防托五部落）一千九百四十。凡上等一千五百九十九人。歲費錢三萬八千三百七十有六緡。（每人月給二千。歲總四萬一千五百七十緡。遇閏年量加。）而戍

兵不與議者謂土丁粗有軍律統紀且熟知夷人情僞地形險阻其實可用爲鄉導守邊境言者乃乞將黎雅二州依利路義士法措置劉丞相爲制置使遣屬官馮傳之往二州共議各州選二千人上等六百爲點集之丁月給錢三千五百次等千四百爲居守之丁月給錢千兩郡歲錢共八百萬七千六百緡而教閱之費不與焉時淳熙十年以十二年冬劉公又奏乞增黎州次丁八百雅州次丁五百上以其費廣難之嘉定土丁者惟峨嵋犍爲二縣有焉自淳熙來峨嵋八寨之籍一千四百八十犍爲五寨之籍二百七十官既無以給之而又多爲寨官所剋剝紹興十三年有言鑄錢轄司者謂宜教試而優恤之時方諱兵迄不能用也威茂州亦有土丁各州二百威州之丁月給米三斗驍捷可用夷人亦畏之茂州之丁半市人無用給半有爲夷人庸耕者蓋二郡皆半入夷腹中無省地茂州每合教則土丁悉從夷人假衣甲器械以爲用事已復歸殊爲文具

龍州寨子弓箭手

龍州寨子弓箭手者熙豐閒所團結也分戍漁溪濁水乾坡三寨共一千六百十三人蓋推排附近有物力稅戶爲之每夫月給錢一千三寨仍撥往十六舖防捍月一替而文州亦有鄉兵義士分守關隘卽有緩急土豪得以拘集焉

湖南鄉社

湖南鄉社者。舊有之。領於鄉之豪酋。或曰彈壓。或曰緝捕。大者所統數百家。小者三二百。自長沙以及連道英韶。而郴桂宜章尤盛。乾道七年春。知衡州王珏者言。湖南八郡。三丁取一。可得民兵萬五千人。帥臣沈德和不可。乃止。淳熙七年春。言者奏鄉社之擾。請盡罷之。事下安撫司。已而帥臣辛幼安言。鄉社皆雜處深山窮谷中。其間忠實、狡詐、色色有之。但不可一切盡罷。今欲擇其首領。使大者不過五十家。小者減半。屬之巡尉。而統之縣令。所有兵器。官爲印押。上從之。

廣西土丁　廣西保伍

廣西土丁舊有之。熙寧立法。一年縣教。一年州教。元祐閒以其擾罷之。紹聖末復焉。仍令逐縣以都管指揮均作三番。自十一月至正月終。每月輪教一番。卽有科需私役。並究違制之罪。隆興初。以高騰雷容盜起。二年春詔州縣教閱。並令暫罷兩月。以十二月作兩番分教。先是東西兩路。並有土保丁。保丁則戶一名。土丁則父子兄弟盡在其數。土豪號爲統率者總焉。遇有盜賊則追胥竭作。然州縣或反科役。民甚苦之。乾道二年春。殿中侍御史張之綱請一切放散。上許焉。既而知潯州朱師孟有言。是年秋。復命邕宜欽州。籍定土丁姓名年甲。至五十歲。卽揀汰。別選戶丁承替。每春秋農隙。於逐鄉各置教場。如法教習。明年秋。襲實之爲廣東提刑。奏乞令州縣團結保伍。防守鄉井。淳熙三年冬。張欽夫爲廣西帥。復請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上皆許焉。蓋二廣封疆閫遠。姦盜孔多。非保伍土丁。無能遏之於其始也。

夔路義軍施黔敢勇義士

夔路義軍者。紹興末。邊事有萌。帥守李師顏於蘷州三縣保甲中選置立七資職。次分上下軍名色團結。上軍免家業二百緡。下軍半之。始議摘諸州禁軍梟子西時守梁山。爲言夔萬山鄉之民。勇壯伉健。過於正軍。乃捐租賦以募之。元額三千四百餘人。李既去。遂爲文具。慶元中毋丘恪厚卿爲帥。請于朝。選其壯者以二千人爲額。人免家業三百緡。本戶不敷。則許免及親戚。凡百料敷。盡與蠲除。仍涅其臂。以防逃匿之弊。巫山縣亦二千人。雲安五百人。皆以縣令爲軍正。獨奉節之兵。春秋同大軍合教。有弩手有弓箭手。而槍手居多焉。蓋蘷路自恭涪忠萬四州外。皆有義軍。每州或數千人。此外又有施黔勇敢及思珍遵義田楊等族。家丁皆驍健可用。然但能出入上下於溪谷林薄之間耳。所恃者偏架木弩及藥矢之類。非正兵之比。

瀘南夷義軍沿邊勝兵

瀘南夷義軍者。瀘敍長寧沿邊諸堡寨皆有之。每郡多至四五千人。夷軍夷族也。義兵者。邊民也。又有勝兵。其實皆土丁之類。

福建保伍

福建保伍者。鄉村自相團結。而立豪戶爲首領。所以備盜也。閩中人素勇悍。在熙寧間。有槍仗手五千餘

人。建炎初。嘗用之。紹興後廢。建炎元年八月。又用張誠伯言。置諸路忠義巡社。其制甚備。紹興初。言者以爲擾民。遂罷。惟福建獨存。

殿前司左翼軍

殿前司左翼軍者。本陳敏周虎臣家丁也。紹興十五年。薛待制弼爲閩帥。時劇賊管天下者。攻剽郡邑。薛命鈐轄李貴討之。爲管生得。薛前爲虔守。有成忠郎石城陳敏、武翼郎開封周虎臣、各有家丁數百人。皆驍捷善戰。乃奏敏爲汀漳巡檢。虎臣本路將官。卽選二人家丁千人。日給錢米。責以捕盜。謂之奇兵。於是虔梅草寇。不復入境。諸盜悉平。十八年八月。遂改奇兵爲殿前右翼軍。卽以敏爲統制。酋戍其地。後以時招填增倍其數。今屯阜州。

殿前司摧鋒軍

殿前司摧鋒軍。舊以廣東多盜。使統制官韓京戍梅循以彈壓。紹興末。移其半三千人戍荆渚。隆興二年。王宣鍾玉作亂。復命摧鋒往捕。其半今存。凡三千四百人。分屯廣東諸州縣鎮。共二十處。

湖南飛虎軍

湖南飛虎軍者。潭州土軍也。淳熙四年春。樞密院言江西湖南多盜。諸郡廂禁軍單弱。乞令兩路帥司。各選配隸人置一軍。並以敢勇爲名。以一千人爲額。其後帥臣王佐呂企中。以爲亡命之徒。恐聚集作過。遂

不行。七年辛幼安爲潭帥。始募千八百人。訓練之。其冬賜名遙隸步軍司。十一月八日降旨。十年夏。改隸御前江陵軍額。從副都統郭杲請也。五月十四日降旨。明年趙衞公爲帥。奏乞移其軍屯江陵。周益公在樞筦。以爲小人重遷。恐生變。不可。趙公力請。迄不行。飛虎軍歲用錢七萬八千貫。糧斛二萬四千石。徭人強盜。司闕額錢糧支用者。益公云。湖南湖北。近年來多有聲息。厭惡不籍。此軍者。先見也。

京西湖北神勁軍淮東強勇軍

京西湖北神勁軍、淮東強勇軍者。皆帥司兵也。數各有千人。而湖北有騎軍三百。乃淮東所無。蓋錢之望所粗。

成都府義勇軍雄邊軍

成都府義勇軍者。淳熙末。趙子直帥蜀時所粗也。其始黎州皆以西兵出戍。卽有邊事。則調綿梓所駐大軍討之。地遠不時至。淳熙初。范致能爲帥。言所教成都禁卒、謂之飛虎軍者。今已可用。乃命五百人往戍之。及胡長文爲帥。又摘西路並邊九郡禁卒千人。駐于成都。以代西兵出戍。謂之雄邊軍。時五年冬也。然西州之卒。率怯懦不可用。靑羌入寇。或潰或死。遂廢之。十二年春。留仲至。始采衆論。募黎州土丁二百。謂之防邊義勇。月以錢七千給焉。十四年。子直又招西人五百。屯之成都。俾之更戍。亦謂之義勇。故黎人有西義勇、土義勇之名云。西人皆驍勇善鬬。非雄邊之比也。

平江許浦水軍（江陰左翼摧鋒　延祥江上水軍）

平江許浦水軍本明州定海縣水軍也舊隸沿海制置司防托海道乾道中改隸殿前司以三千人爲額五年冬又改爲御前水軍八年春併歸許浦鎮置副都統制統之淳熙四年冬詔以七千人爲額五年秋又增額五百人江陰水軍舊自泉州調發乾道三年陳正獻在樞筦以其勞費奏留此二千人於江陰軍而沿海制置司又別屯千人隸淳熙末累增至四千人分三將此外左翼軍亦有水軍三千人摧鋒軍二千福州延祥寨千人而鎮江建康府池州鄂州御前諸帥亦各有水軍多者數千人小者千餘人其後殿前又有澉浦水軍而淮陰、靖安、唐灣、采石諸水軍則皆冠以御前之號

神勁神武忠勇忠銳忠武軍

神勁神武忠勇忠銳忠武軍者孝宗時旋創之後亦廢始張忠獻公爲江淮宣撫使以爲淮楚之人自古可用乘其困擾之後當收以爲兵乃奏置御前萬弩營募淮南北之民十八已上四十五已下不涅臂而屯于建康五人爲保兩保爲甲十甲爲隊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擢陳敏於廢困中以爲統制敏感激圖報未幾成軍凡萬八千人隆興初賜名神勁隸都督府歲費錢二萬緡魏公罷錢處和出使言逃死者已七千人湯丞相以費國用爲言遂不復補神武軍者四川宣司所遣護衞兵也隸殿前司乾道二年秋初立軍名忠勇軍者隆興中所創在福建江東西浙東諸州招募屯于行在命李顯忠子師民等統之靈璧之

役。遣隸都督府。二年春。併入步軍。忠銳軍者。乾道四年所置。選諸路禁軍士兵之少壯者。命將以冬月調習之。上親閱試於內。事已。遂遣之。忠武軍者。乾道八年春所置。選兩浙諸州土兵弓箭手爲之。其秋又起二浙揀中廂軍。亦謂之忠勇軍。以帶御器械劉沂爲本軍統制。凡皆不必書。聊備其始末。

赤心忠毅忠順強勇義勝軍

赤心忠毅忠順強勇義勝等軍。皆歸正人也。赤心軍者。宣和中來歸之士。以燕人王鈞甫、馬柔吉領之。二人皆文臣。後從苗劉爲亂。誅死。忠毅軍者。紹興末、歸正人也。隆興二年夏。上詔於石頭城置柵。以處北人之降者。賜名忠毅。拜降將蕭琦爲都統制。命建康都統王彥以北軍千人予之。名鎮江歸正人軍爲忠順。命都統劉寶以七百人予蕭鷓巴。彥言歸正人不可聚爲一所。今已散在諸軍。又北人常疑有發還之意。若聚以付琦。深爲不便。鷓巴謂寶曰。此曹心不可保。恐緩急執我北去、我只乞馬軍千人將之。上聞。乃命予琦南北軍各半。王瞻叔爲宣諭使以爲不可。卒予南軍。由是二軍徒有其名。旋亦罷去。令北人皆散隸軍中。乾道閒。上嘗欲選千人赴行在。以効士爲名。置一寨。以備使令。命未出而中止。強勇軍者。淮南安撫司所籍紹興末歸正人也。義勝軍者。四川宣撫司所籍歸正人。契丹女眞漢兒也。二軍各數百。月給如効用。義勝始有五百屯洋州。紹興乙卯。金人來索。盡予之。今之義勝軍。乃辛巳以後來歸之人也。

諸軍効用

效用者。諸軍皆有之。不湟其面。廩賜厚於正軍。建炎閒。其數猶少。紹興七八年後。則漸衆矣。紹興末。虞并甫爲川陝宣諭使。招効用千餘人。（京西二百八十八人。四川七百十七人。）月給錢五千。米斛有五斗。又先給例物三縑。王瞻叔代之。以爲厚薄不均。遂撥入正軍。以塡闕額。隆興初。并甫爲湖北京西制置使。復請招効用。上以其多費。欲勿招。張魏公爲上言。艱難之時。非優與請給。不可招募。與國初事體不同。湯進之乃請招七分軍兵。三分効用。上從之。自是招軍皆以三七分爲準。

川秦買馬

川秦馬舊二萬匹。乾道川秦買馬之額。歲爲萬有一千九百有奇。川司六千。（黎敍文長甯甫平五州軍。）秦司五千九百。（宕昌寨五千一百。峯貼峽八百。）益粹利三路漕司。歲應副博馬紬絹十萬四千疋。（成都路五萬。潼川路三萬。利路二萬三千餘。）成都利州路十一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其詳見茶事中。）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其後文州改隸秦司。而川司增珍州之額。共爲四千八百九十六。（黎州三千。敍州八百。南平軍四百。長甯軍三百九十六。珍州二百五十。）秦司六千一百二十。（宕昌寨三千九百二十。文州千五百。峯貼峽寨七百。）合兩司爲萬有一千十有六匹。此慶元初之額也。嘉泰末。川司五場。又增爲五千一百九十六匹。秦司三場。增爲七千七百九十八匹。合兩司爲萬有二千九百九十四匹。然累歲所市。多不及額焉。蓋祖宗時。所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邊。強壯閑大。可備戰陣。今宕昌峯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於西南諸蠻。格尺短小。不堪行陳。今黎敍等五州軍所產是也。羈縻馬每綱五十匹。其閒良細不過

三五匹。中等十許匹。餘皆下下。不可服乘。守貳貪於賞格。以多爲貴。起綱遠來。或死道路。其僅至者。但存皮骨。茶馬司以其將斃者。責付諸縣鬻之。至則隨死。而計綱赴江上者。又爲押綱卒校竊其芻粟。道斃相望焉。成都府馬務。每年排發江上諸軍馬五十八綱。（每綱一月券。一年計一萬。食錢米二百貫。五十八綱。三員。每員六百貫。共一千六百貫。押馬官五十。計三萬一千八百員。）興元府馬務。每年撥發三衞馬一百十二綱。（所費稱此。）率未嘗如數。蓋茶馬司靳吝錢帛。蕃蠻馬至多不卽償故也。（或謂守倅兵官有市馬賞茶司屬官亦有。兩都大主管官無之。故至此。）舊蕃蠻中馬高下良駑各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爲黎倅。欲馬溢額。以倖賞。高其直以市之。自是夷人得欲無厭。愈肆邀索。癸巳變故之後。邛部川蠻邀功。趙彥博始以細茶錦與之。至今夷人常以馬博茶錦。不堪藉口。淳熙中。龔總爲黎守。又與邛部蠻設席于倅廳之副堵。犒以酒食。夷人益肆。稍不如欲。則詆訶官吏。牽馬出場。宕昌馬舊止三千。淳熙中。始增其數。慶元中。金人既爲蒙國所侵。冀之北土遂失。己未歲。乃於洮中置場買馬。由是馬至秦司者差罕云。

廣馬

廣馬者。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棫始請市戰馬赴行在。（四年五月戊辰。）紹興初。隸經略司。三年春。卽邕州置司提舉。（正月壬午。）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未幾廢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七年胡待制舜陟爲帥。歲中市馬二千四百匹。詔賞之。其后馬益精。歲費黃金五鎰。中金二百五十鎰。錦四百端。綺四千匹。廉州鹽二百萬斤。而得馬千五百匹。馬必四尺二寸以上。乃市之。其直爲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

土人云。其尤駔駿者。在其出處。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不能致此耳。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去自杞國可二十程。而自杞至邕州橫山寨二十二程。橫山寨至靜江府又二十餘程。羅殿國又遠於自杞十程。乾道九年冬。有大理人李觀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橫山求市馬。知邕州姚恪盛陳金帛誇詡之。其人大喜。出一文書稱利貞二年十二月。約來年以馬來所須文選、五經、國語三史。初學記及醫釋等書。恪厚犒遣之。而不敢奏也。會宜州溪洞巡檢常恭者赴闕。持南丹州莫延甚表來。乞就宜州市馬。比之橫州。可省三十餘程。（產馬地至南丹十程。南丹至靜江十三程。）張說在樞筦以其表聞。李壽翁時爲檢詳文字。爲說言邕遠宜近。人孰不知。前迂其途。豈無意。況今莫氏方橫。乃欲爲之除道。而擅以互市之饒。誤矣。小吏妄作。將啓邊釁。請論如法。說不聽。命從義郎李宗彥以提點綱馬驛程。往宜州措置。（九年十二月壬戌。）既而說罷政。密院乃奏宗彥等所言。邊防不便。罷之。時淳熙元年秋也。（說以八月罷政。密院以十月奏罷宜州買馬。）帥臣范致能因劾常恭之罪。下吏削籍流竄焉。廣馬例以五十匹爲一綱。每年過三十綱。許推賞。然官吏爲姦。博馬銀多雜以銅。（蠻人交易。每銀一兩。爲握臂釧撲以爲率。）鹽百斤爲一春。陂減至六十。所贏皆官吏共盜之。蠻覺知。不肯以良馬來。所市率多老病駑下。且不能登數。致能爲約束。令太守莅釧撲增足鹽春。逮其去官之歲。市馬乃六十綱。前此未有也。（淳熙二年。）嶺南自產小駟。匹直十餘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于廣南。其實猶西馬也。蓋馬喜高寒。非炎方所利。淳熙二年秋。占城國主遣瓊州守臣書。遣六

百人海舟三十艘至海南買馬上命帥臣張敬夫作書諭以中國馬未嘗出外夷乃去安南亦不產馬故以象拒戰焉

淮馬

淮馬者隆興初張魏公爲江淮都督嘗卽淮上市之魏公以爲朝廷歲於川廣市戰馬每匹不下三四百千而又道遠多斃今淮馬每匹通不滿二百千且軍中卽日可得上從之逮督府廢乃止然淮馬矮小實不可用其可用者乃取之淮北耳乾道以後又詔於淮郡市馬於是多有越淮盜馬來售者右奉議郎曾昭時守濠州至以其馬起綱赴行在北人以爲言淮西帥臣趙善俊奏其事大臣欲下令還之孝宗以爲失體乃諭善俊執死囚罪付昭令斬之曰此盜馬者也於是一綱已至御馬院命濠州以死損報而次綱未至者皆遣還之昭坐追三官放罷自是不復買淮馬云曾昭以乾道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戊戌行遣此事嘗見親筆處分史不能詳也

三衙沿江諸軍取馬數

舊川秦市馬赴密院多道斃者紹興二十四年冬始命撥秦馬付三衙命小校往取之三司取馬再歲一往返用精甲四千四百人州縣頗憚其費二十七年秋又詔川馬不赴行在分隸江上諸軍鎭江建康荊鄂軍各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馬步司各千而以川馬之良者二百進御紹興十九年春所定也

綱馬水陸路

凡川秦綱馬。皆遵陸路。乾道初。吳信王璘爲宣撫使。始議以馬綱勞費。又均房一帶。類歷峻嶺亂石之間。馬傷其蹄。道斃者多。請以舟載馬而東。元年五月丙寅。上命夔路。造舟與之。張直父帥夔力言其不可。以爲每綱三舟。舟安馬十八匹。用稍火一百二十人。每船稍工三十四人。水手六人。自夔至歸。往返半月程。下程水三日。上水回十二日。雇食錢九百緡。每人雇錢二百。食日錢三百。以歲額一百三十五綱計之。度用錢十三萬一千五百緡。而起蓋馬驛及一行官兵批支草料不與焉。一州如此。其餘十州可以類推。又每郡且約造十五綱之舟。循環津載。凡爲三萬五千緡。每舟費八百緡。而一舟十五綱往返。勢必腐敗。來歲又當改作。況十郡之舟。應用水手萬二千人。每舟以千二百人循環往來津載。方不積厭。每州批支二日計料二千八百二十石。每匹日支大麥八升。粟草四十五萬七千五百斤。每匹日支十三斤。自利至峽十一州。歲費約二百萬緡。又且出產不敷。決難椿辦。大臣進呈。九月丁卯。上曰。第令造舟與璘。他日有損壞者。軍自修。其他皆吳璘自辦。其事遂行。汪聖錫時在成都亦言其不便。不聽。始議馬舟至鄂州登。遵陸。樞密汪明遠乞令諸軍以馬舟泛大江而下。上曰。大江風濤或作。即數日不可行。自鄂州遵陸可也。元年十一月辛酉。未幾、璘條上馬綱畫一。復以芻秣等事。委茶司及沿流諸郡。明遠以爲不可。是月辛未。而又請修歸峽棧道。宰相洪景伯曰。歸峽道路陝峻。人猶不可行。馬豈可行也。乃命至荊南遵陸。十二月庚寅。於是璘已俾三衙取馬軍士。貼船而東。上聞之。諭大臣曰。如此即空舟。如何得回。遂更命璘措置。三年二月庚辰。璘奏。已出本司錢七萬

五千緡。付合州造馬船二百。每隻約物料人工食貲四百五十貫錢引。約三船可載一綱。五百料船可載二十匹。七百料船可載二十五匹。自利州至峽州。計二十八程。利至閬。閬至果。果至合。皆三日可到。今各計四日程。合至恭。恭至涪。涪至忠。忠至萬。萬至夔。皆一日或一日半可到。今各計兩日程。夔至歸。歸至峽。各計三日程。每五十綱。日支料二百石。通計五千六百石。已支錢一萬二千二百緡。果州已上。每石兩貫。合州已下。每石一貫五百。今並支兩貫。五十綱。募稍火八百人。每綱稍火二人。每綱二舟八人。益以牽馬人一千二百五十人。每綱二十五人。及遂州所差回舡軍兵二百五十人。每綱五人。除軍兵外。稍火雇錢爲二萬緡。利閬果夔工各二貫。火兒半之。谷恭涪忠歸五州稍工各二貫五百文。火兒工一萬五貫五百文。如今所發來五十綱西馬。比陸路無死損阻滯。川馬亦依此撥發。奏可。二月丁亥。於是大臣因爲上言。恐璘亦疑水路未盡善。上未以爲然。明年春。夔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潼川任續至行在。上言。今造舟以畢工役。遂事山程灘險。利害相當。在所不論。惟欲撥陸路之芻秣。以免沿流之煩費。輟四路之軍兵。以免篙梢之追擾。四路廂禁軍。數目不少。若各輟五千人於沿流十郡充水軍。其衣糧令元來處科撥。馬綱行。則迎送舟船。馬綱住。則訓練水戰。莫此爲便。上大善之。下制置司撥廂禁軍共三千五百人。如所請。三月甲子。時眞父已去。王龜齡代之。與漕臣查元章皆力論擾人。而不聽也。有知歸州周允升者。傅會璘說。言本郡舟舡草料皆已辦集。即擢爲夔路轉運判官。而任續者。亦除知涪州。又易恭州。使行其說。峽江湍險。軍士素不諳習。一遇灘磧。人馬覆溺。於是驅沿流之民。爲之操舟。所費衣糧。皆遭刦奪。所過雞犬爲之一空。未幾璘薨。虞幷父代爲宣撫使。奏言。水路至荆南二千餘里。一旦隔風。行舡不得。或至三五日。馬失餽飼。乞自金州舟行五驛。至淨口。遵陸

行至均州。上從之。（三年十月庚子。）後月餘。言者又奏馬綱所至。騷擾江村。而商販米斛之舟。尤被其毒。況水路馬數較之陸行。在亡相若。而於糴場。大有妨礙。乃詔川路馬船。日下廢罷。（十一月己巳。）蓋自璘建請之後。利夔兩路。沿江餘郡之被其害者三載。而後得免云。

廣中鹽易馬

廣馬之良者。赴三衙。而其佗則付建康鎮江府池鄂太平州軍中。皆有常數。舊以廣西十州民運鹽至橫山寨。民甚苦之。紹興十九年。逮陳璹爲經略使。始以官錢募小梭運送。若鹽無闕失。則使部良馬至行在以酬之。至今爲例。

孳生監牧

自渡江以來。無復國馬。紹興三年冬。始命三省樞密院措置馬監。（十月辛卯。）後置於饒州。以守倅領之。擇官田爲牧地。復置官提舉。俄亦廢。四年。又置監於臨安之餘杭及南蕩。（四月丙午。）十九年夏。詔馬五百匹爲一監。牡一而牝四之。監分四郡。歲產駒三分。及斃二分已上。有賞罰。上嘗謂大臣曰。議者言南地不宜牧馬。朕昨自措置養馬。今方二三年。已得馬數百矣。（十三年五月癸亥。）先是川路所置馬歲付鎮江軍中牧養。十九年春。上以未見孳生之數。遂分送江上諸軍。仍立賞罰。（正月庚辰。）後又置監於郢鄂之閒。牡牝千餘。十有餘年。才生三十駒。而又不可用。乃已。故凡國之戰馬。悉仰川秦廣二邊焉。

御前軍器所 器甲物料所書 斤重價值等附

元豐官制置軍器監。以掌戎器之政令。又有御前軍器所。其役兵有萬。全軍匠三千七百人。東西作坊。工匠五千人。紹興初。役兵才千人而已。久之。增至千六百餘人。又於諸道增差二千九百餘人。人除本券外。日增給百七十錢。月斗半米。於是內庫造作累年。兵械山積。而諸軍亦各除戎器二十六年春。詔見役工匠宜減免。江浙福建諸州所發物料皆蠲之。二月甲戌。有司尋奏。物料以三分爲率。減一分。工匠以二千八。雜役兵以五百人爲額。舊軍器所得專達。建炎中。嘗以大閤董愨提舉。未踰年。卽罷之。紹興五年春。始隸工部。三月戊申。後復以中人典領。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預聞者。三十年秋。黃通老爲侍郎上言。非祖宗建官正名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之。詔依條檢察。七月庚子。孝宗受禪之十四日。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己丑。有旨增置提點官一員。後五日。以內省都知李綽爲之。改稱提舉。又七日。詔御前軍器所專隸提舉。隸工部等指揮。勿行。張眞父時爲御史。力論其不然。且言軍器所不治。令工部按劾措置可也。工部不職。罪之可也。今使內侍掌之。它日吏部有銓量之弊。戶部有財賦之弊。以至兵部軍政之弛。刑部獄訟之繁。亦將盡以中官典領之邪。繼又論近日大水、飛蝗、地震。皆小人紊政之象。其不可有四。上乃命仍隸工部。七月庚子。綽怒丐免。乃復選廷臣代之。八月庚午。今軍器所拋降諸道木羽箭。動輒數百萬枝。黃牛皮亦數十萬張。佗需稱此。郡邑多以煩民。凡軍器所造甲。每副用甲葉一千八百二十五。約重五十斤。分四等。披膊葉重二錢六分。凡五百四片。甲

身葉重四錢七分。三百三十二片。腿裙葉重四錢五分。六百七十九片。頭鍪葉重二錢半。三百一十片。頭鍪眉子。共重二斤十二兩。皮線結頭事件。重五斤十二兩五錢一分。紹興四年正月癸丑軍器所定直。凡軍中造提刀一。費錢三千三百。手弓一。費錢二千七百。手箭一。費錢七十四。弩箭一。費錢六十五。應鼓一。費六千五百。披膊一副。費錢三十八千二百。兵幕一座。費錢六十九千八百。朱馬甲一副。費錢四十千一百。朱馬甲當胸一副。費錢十七千三百。皆有奇。紹興三年六月丁亥神武右軍所定直。凡弓甲物料。荊湖福建浙西四路諸州軍計數。赴殿司及沿江諸軍製造。溫婺等八州計數。赴馬司。江台等八州計數。赴步司。惟明信等九州弓甲。隆興慶元府贛撫袁信州臨江興國南安軍。昇宣等七州。建康寧國府大建昌平筠衢州廣德軍。紹興府甲皆造成。赴內軍器庫。而諸道羽箭亦皆造成。紹興二十九年夏。郡國多以乏人匠爲言。遂命計料輸之。惟荊州軍及信州造箭如故。四月己酉。木羽弩箭者。不用羽。創自乾道中。又有剋敵弓。韓蘄王所創。自紹興中至今不廢。

四川作院

自休兵之後有旨。而成都、潼川、遂寧府、及嘉、邛、資、渠共七州。自作院日造甲。與元府、興、閬、城州、大安軍、仙人關六處作院日造神臂弓甲皮氈。其器械山積。今並屬總領所給之。有軍庫馬弓弩弓多至數十萬。箭數百萬枝。

東南沮洳。非用武之地。故多以舟師勝。建炎四年春。陳思恭窘烏珠于太湖。紹興三十一年冬。節使斬完顏正嘉努于石臼島。虞雍公敗金兵于采石磯。皆舟師也。金駭愕。紹興二年。有布衣王大智者。獻戰車式。上乃命其爲樞密院計議官。明年車雖成。而不可用也。遂罷之。至二十九年夏。殿前司統制官陳敏。復上戰車之議。上乃謂大臣曰。其車制雖古。然而用各有宜。況其物料最多。南方所無也。姑令三帥議之。或免武臣有一得之歎耳。其後卒不能行。議者謂春秋時。申公使吳教之乘車。由是始大其法。故曰。或以爲可用于今日。不知古時以兵車交戰者也。今北人專尙鐵騎。而吾欲以戰車用之。誠未見其可也。按靖康末。樞密院將官劉浩者。在于河北募兵。創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式。供載卒二十五人。每車計百人。而宗汝霖戰車者。十有一人。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人。每車計五十五人。如李伯紀戰車之法。兩竿雙輪。上設皮蘿。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人足。旁施鐵索聯絡。可爲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人執軍器夾之兩旁。每車計用二十五人。法皆不同。但不知王大智所陳其戰車之法。又不知何如者也。

開禧初。郎中將厲仲方者。歷陽守。而仲方本書生。嘗造戰車。幷九牛弩。未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或謂虎用其戰車。及敗敵于清水鎭。然不知其詳何如也。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九

邊防一

靖康建炎紹興大臣和戰守避說

靖康中、大臣言邊事者爲四說。李伯紀欲戰。何文縝欲守。李士美、吳元中欲和。白蒙亨、唐欽叟欲去。建炎紹興間、大臣言邊事者亦爲四說。李伯紀、張德遠欲戰。范覺民、趙元鎭欲守。黃懋和、汪廷俊、秦會之欲和。呂元直、朱藏一欲去。始上之在南都也、河東北軍民、猶爲朝廷固守其地。故李伯紀遣張所招撫河北。而傅亮經制河東。然皆未及渡河。而伯紀去位。黃汪共政。因以河爲守焉。己酉南渡。遂不能守河。既建僞齊。猶以淮北爲界。其後秦會之與金人分畫。又棄海泗、唐鄧、和尚原、方山、及商秦之半。紹興末復取之。至隆興又棄。時執政大臣張魏公獨主戰。陳魯公、湯處公、史郡王皆主和。故和議遂定。

十三處戰功

自金兵入中原。將帥皆望風奔潰。未嘗有敢抗之者。建炎三年十二月。烏珠自杭州分兵至明州城下。浙東制置使張俊拒之。小捷。四年二月。金兵還。過吳江縣。浙西宣撫使統制陳思恭以舟師敗之于太湖。幾獲烏珠。紹興元年十月。烏珠親攻和尚原。陝西都統制吳玠出奇邀擊。大破之。烏珠中流矢二。僅以身免。

四年三月。今陝西經略使薩里罕犯殺金平。爲吳玠所敗。十月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敗烏珠游騎于大儀鎭。烏珠遂不進。六年十月。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敗僞齊劉猊于藕塘。降殺无遺。猊挺身遁。十年六月。馬軍都虞侯劉錡大敗烏珠于順昌。烏珠拔寨還東京。兩淮遂定。十一年二月。淮西宣撫使張俊、淮北宣撫使楊沂中、宣撫判官劉錡、大敗烏珠十餘萬衆于拓皐。三十一年十月。淮南制置使劉錡遣其將員琦敗金統軍高景山于阜角林。是月浙西副總管李寶敗統軍完顏正嘉努于密州之唐島。斬其首。而步司統制官邵宏淵拒虜于眞州之胥浦橋。獲捷。十一月。中書舍人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以建康統制張振、王琪之軍。敗金主舟師于采石。是歲馬司中軍統制趙樽復蔡州。鄂州都統制吳拱拒敵于茨湖。統制官王宣拒敵于確山。三十二年。鎭江都統制張子蓋解圍海州。此皆渡江以來。中國勝捷之可稱者也。乾道二年。蔣子禮執政。遂以明州城下和尙原、殺金平、大儀鎭、順昌、阜角林、胥浦橋、唐島、采石、蔡州、茨湖、確山、海州爲十二處戰功。而藕塘不與。以所捷乃僞齊。非金虜故也。（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甲午降旨。）

建炎三大戰

建炎紹興初。諸將未嘗敢與虜戰也。張俊號爲名將。然猶曰。達蘭善戰。其鋒不可當。今救楚州併亡無益。獨曲端與羅索戰于白原。（建炎四年正月。）杜充與烏珠戰于建康。（三年十二月。）劉錫與羅索戰于富平。（四年九月。）皆敗焉。其它率望風奔潰。蓋未嘗接戰也。曲端者。本王子尙部曲。張魏公拔爲主將。端驟得志而驕。白原之敗。其氣

已沮。故富平之役。曲端以爲難。

富平之役二事

張魏公之使秦蜀也。約以治兵三年。而後用師進取。公甫至秦亭。而烏珠犯江浙。上浮海東征。公聞。卽將見兵十餘萬人入衞。明年春。至房陵。遇德音。聞虜騎已退。乃還。是秋公聞虜欲再犯江淮。乃議出師。以撓其勢。曲壯愍端爲都統制。以士不習戰難之。參贊軍事劉彥沖亦以爲非本計。公曰。吾豈不知此。顧東南方急。不得不爾。遂合戰于富平。然是冬。達蘭不能渡江。而陝服之師。遂爲羅索所敗。時幕客獨王子尙贊之。吳武安玠爲裨將。亦以爲難。而不見聽云。時人皆以此咎公。特未知其本心爾。

富平之役。合五路之師四十萬。熙河經略使劉錫爲都統制。永興帥吳武安玠、涇原帥劉忠武錡、環慶帥趙觀察哲、秦鳳提刑郭恭毅浩、皆在行間。時哲嘗請分兵。魏公不聽也。及敗。哲全師而返。魏公怒其先退。故斬之。然哲當復辟時。有功在西邊。又爲名將。故魏公誅之。當時不以爲是。

金兵犯江浙

建炎末。烏珠謀犯江浙。上將幸會稽。三年秋七月。先奉孟太后及祖宗神主往豫章。閏八月。上自建康東征。留杜丞相充領行營之衆十餘萬守長江之險。又命劉武僖屯池州以爲之援。而韓蘄王屯京口。張忠烈以其兵從上行。冬十一月。烏珠渡江。武僖退屯星子。太后奔虔州。衞兵皆潰。祖宗神御。後宮美人頗有

失者。杜相遁而降。韓蘄王亦焚鎮江而去。十二月。烏珠自宣城徑趨臨安。上遽航海。是歲除夕。烏珠遣偏將銳士至明州。爲忠烈所敗。四年春。虜兵再至。忠烈引兵遁。金人遂屠明州。及春水將生。烏珠乃焚臨安而去。韓忠武要之於黃天蕩。相持四十有八日。夏四月。烏珠自建康潛鑿小河而去。忠武追之。金兵自上江縱火焚其舟。師韓軍大敗。是役也。江浙荆湖皆爲胡人所踐。然烏珠亦危幾不得免。自是不復過江焉。

吳玠和尚原之勝仙人關之勝

紹興初。金陝西選鋒都統羅索死。烏珠會諸道及女眞兵數萬人。造浮梁跨渭。元年春。親攻和尚原。吳武安以陝西都統制出奇邀擊。大破之。烏珠中流矢二。僅以身免。獲其麾蓋。自金人入中原。其敗衂未嘗如此也。三年春二月。尼雅滿在大同府。復遣陝西經略使薩里罕與劉豫子麟袁五路叛兵。自商於入寇。金州守將王彥棄城走。武安收兵保仙人原。金兵遂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張魏公猶爲宣撫使。下令治潼川。將士皆憤。劉彥沖諫而止。金兵留屯中梁山踰月。夏四月。始自斜谷去與元。其秋烏珠敗牛皋、李橫于牟駝岡。自商於謀寇蜀。四年春。與薩里罕以十萬騎寇仙人關。時張公已去。武安豫爲壘於關側。號殺金平。嚴兵待之。三月朔。金兵攻殺金平。武安督統制官吳璘、楊政、田晟、裨將姚仲、王喜擊卻之。金兵不能支。乃引去。還屯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復寇蜀矣。

岳飛襄陽之勝

襄陽據荊楚上游。爲蜀門戶。紹興三年夏。僞齊將李成攻陷之。鎭撫使李橫以軍食不繼。率部曲奔豫章。時趙忠簡爲帥也。四年忠簡入秉政議。遣岳鵬擧自江西復襄陽。簽書樞密院事徐師川難之。上不從。師川由此罷政。其秋。遂復襄陽云。

紹興失河南

河南自靖康中。首爲尼雅滿所破。伊陽人翟進率軍民上山保險。建炎初。以進爲京西制置使守其地。二年冬十月。進爲劇寇楊進所襲。墜塹死。翟興代之。後擢興河南鎭撫使。劉豫旣立。深憚興。紹興二年春。用其降將楊偉計。興兵金襲山寨。興戰死。子琮代爲鎭撫使。久之。襄潁皆陷。琮孤立。力不能敵。帥部曲突圍而出。朝廷始盡失河南焉。

韓世忠大儀之勝 楊存中藕塘之勝

自金人立僞齊。建炎四年秋。繼以伊都之叛。紹興二年秋。由是不復寇江淮。紹興四年秋。劉豫聞朝廷遣章尙書誼等求河南地。乃乞師入寇。金主晟命諸將議之。尼雅滿、烏珠以爲難。鄂爾多以爲可。遂命鄂爾多及達蘭權左右副元帥。提兵應豫。又以右都監烏珠嘗過江。知地險易。使爲先鋒。於是騎兵自泗攻揚。步兵自楚攻高郵。朱藏一聞之。勸上避敵。趙忠簡獨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遂命忠簡代爲相。而忠簡奏起張忠獻代知樞密院事。卽日赴江上視師。上自幸平江。冬十月。韓蘄王敗烏珠之前軍於大儀鎭。烏珠還泗上。

會天大雨雪。金人糧乏絕。蕃漢軍皆不願行。又聞金主病篤。十二月。烏珠用其愛將韓常計。夜引還。韓劉二將追擊之。俘獲甚衆。劉麟僅以身免。明年春。上還臨安。擢忠獻爲相。是夏。忠獻既平楊么。銳意大舉。六年春。遂以都督行邊揭榜。疏豫僭逆之罪。命韓蘄王屯楚州。以圖睢陽。劉安城屯合肥。以招北軍。張魯王進屯盱眙。而楊和王領中軍以爲後翼。又命岳武穆屯襄陽。以謀中原。武穆遣兵入蔡州。焚其積聚。軍聲大振。秋九月。上復幸平江。劉豫聞之。求救于金。熙宗亶。其伯父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難之。乃聽豫自行。遣烏珠提兵黎陽以觀釁。時豫以其子淮西王麟爲行臺尚書。令遣叛將李成、孔彥舟、關師古僉鄉兵三十萬逼合肥。又遣其姪猊東出渦口。左相趙忠簡聞之懼。議移盱眙之戍。退合肥之師。召襄陽之兵東下。蓋欲專爲保江之計。時劉安城已棄合肥去。忠獻自馳至采石止之。冬十月。楊和王與劉猊遇于藕塘。殺降無遺。麟拔寨遁去。獲其糧舟四百艘。十一月忠簡罷。忠獻獨相。明年春二月。上幸建康。自是虜人不敢南。劉豫廢矣。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二十

邊防二一

虜亮叛盟

金海陵煬王以癸酉冬簒立。乙亥歲已有南侵意。遂謀遷居汴都。未幾。大內火。宮室悉爲所焚。由是遷都之計稍緩。丙子歲。復營汴都。戊寅夏。諭其吏部尚書李通等以夢。上帝命己征江南。其秋擢通參知政事。己卯春。遂罷淮北、陝西諸榷場。三月再修汴京。冬。命李通造軍器於中都。戶部尚書蘇保衡造戰船于潞河。又以吾叛臣施達來賀庚辰正旦。（達在金改名宜春。）密隱畫工。使圖臨安之江山城郭以歸。秋。金主命戶部尚書梁球計女眞契丹奚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四萬。以其半壯者爲正軍。弱者爲阿里喜。又簽中原渤海漢兒十五道。（中都南京兩道不簽。）每道各萬人。合蕃漢兵爲二十七萬。時光守強友諒者。言金主已死。胡雛嗣立。改元新德。大臣信之。辛巳春。虜幷甫賀正旦還。言虜酋不死。已授甲造舟。必爲南渡之計。上擢幷甫中書舍人。三月左相陳魯公聞金人決欲敗盟。乃稍飭兩淮邊備。夏四月。命吳襄烈拱以所部自蜀中移戍漢上。而徙劉太尉錡典鎮江諸軍。不閱月。王全來出慢語。大閹張去爲陰陳避敵之計。宰相陳魯公持不可。乃以吳信王璘爲四川宣撫使。而制置使王剛中同措置軍前事務。六月命成都使閔。以騎

司軍三萬人往武昌控扼。時金主在汝州避暑。朝廷恐其驟至。因拜劉信叔爲江淮制置使以禦之。是月北人魏勝取海州。秋七月。金主徙都汴京。命統軍劉誧出唐鄧以窺荆襄。張忠彥屯鳳翔以圖巴蜀。蘇保衡統水軍以趨浙右。餘兵則自將焉。九月。盱眙監渡官夏俊取泗州。先是金主造浮梁于淮。冬十月三日。自渦口濟。衆號百萬人。帳相望、鉦鼓之聲相聞。遠近大震。

虞丞相采石之勝

辛巳十月。海陵既渡淮。建康都統制王節使權棄廬州去。引兵屯采石。破敵軍統領姚興者。獨以所部三千人戰死于尉子橋。權言于朝。云已退。所以導虜深入。將與邵宏淵、李顯忠夾擊之。朱漢章、楊元老猶以爲然。上聞敵兵已迫。命漢章都督江淮軍馬。漢章辭。乃命葉審言以元樞督視軍馬。虞幷甫舍人參贊軍事。十一月甲戌。審言至建康。夜被旨。以李顯忠代王權。乃詐以檄召權計事。命幷甫馳至池州。趣顯忠交權軍事。時葛王已立。（葛王以十月朔立于會寧。）海陵爲內變所撓。駐軍和州之雞籠山。用閤人梁漢臣議。將自采石濟。乙亥臨江築壇。刑白黑馬祭天期用。翌日南渡。丙子。幷甫將至采石。道聞之卽疾（權餘軍決戰。士皆願死。）於是統制張振、王琪、時新、盛俊等列于江岸。靜以待之。而以海舡船載精兵駐中流迎敵。布陣甫畢。金主自以小紅旗麾舟。絕江而來。先是諸將盡伏山崦。虜未之覺也。一見大驚。欲退不可。虜舟皆旋爲之。底極不平。舟中之人。皆不能施。故遂盡爲官軍所殺。是夕椎牛張酒以勞軍。夜半復嚴兵以待敵。丁丑。

幷甫命戚新引舟師直楊林河口。戒之曰。若虜舟自河出。卽齊力射之。必爭與死。毋令一舟得出。如河口無虜船。則以剋敵神臂弓射北岸。新卽駐舟江心。齊力射虜。虜見舟無歸路。遂於下流縱火自焚。官軍亦於上流焚其舟。凡百八十。金主引去。夜往瓜洲。是日李顯忠至采石。（梁漢臣者梁師成養子也。）

李寶膠西之勝

紹興五年。劉豫嘗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于金主亶。亶入其說。採木於蔚州。將造戰船。且浮海入戰。既而盜賊蜂起。事遂中輟。海陵之世。淮浙奸民倪荀梁簡等至北地。獻議造舟。因爲鄉導。己卯冬。海陵乃命蘇保衡造舟于潞河。辛巳秋。以保衡爲統軍。使浮海來寇。朝廷聞之。命浙西副總管李寶駐江陰。以防海道。八月末。寶發江陰。至東海縣。解魏勝之圍。冬十月。遂引舟師至密州膠西縣石臼島。時虜舟已出海口。相距止一山。候風卽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丙寅風自南來。衆喜爭奮。引帆握刀。俄頃過山。鼓聲震疊。虜驚失措。虜帆皆以錦繡爲之。彌亘數里。忽爲波濤卷聚。一隔窘蹙。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殪之。其餘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斬副統軍完顏正嘉努。蘇保衡自經死。捕得倪荀梁簡皆誅之。獲其軍儲器械以萬計。寶聞金主已渡淮。遂還屯東海。遣使奏捷。

劉錡阜角林之勝

劉信叔以九月二十九日發揚州。十月至山陽。聞金主渡淮。遂還走瓜州。盡棄淮東之地。時金主遣統軍高景山以步騎數萬攻揚州。信叔將大軍禦之。敵以氈裹舟載糧而上。信叔募善沒者。鑿舟沉之。虜大驚。俄而信叔病嘔血。乃不能支。猶肩輿臨敵。虜遂犯楊子橋。欲以邀之。乙丑信叔遣左軍統制員琦戰于皁角林。小校王佐以步卒四百人自林中設伏。虜既入。張弩俄發。大敗之。斬景山。俘數百人。虜乃還。而信叔亦退屯鎮江府。十一月信叔病劇。督視軍馬葉審言以副總管李橫攝都統制。趣令過江。信叔兄子中軍統軍官汜。隨橫以往。壬申戰于瓜州。汜軍大敗。庚辰。虞幷甫自采石還建康。審言卽命往瓜州防托。丁亥信叔以疾奉祠。上聞汜軍敗。亟命御營宿衞使楊和王如鎮江措置。且諭大臣放散百官。浮海避敵。陳魯公得御札。亟焚之。事遂止。金主至瓜州數日。聞李寶已入膠西。成閔諸軍順流而下。亮愈忿。乃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軍中諸將旣弒亮。欲遣使報我。訪得瓜州所俘成忠郎張眞使持其都督府牒至本朝三省樞密院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全舊好。十二月甲辰。眞至行在。上乃命諸道迤邐進師。是月。上幸建康。壬午二月。復還臨安。

高宗建康東歸

上之在建康也。吳明可苇爲殿中侍御史。建言大駕宜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會有陳駐蹕利害者。詔侍從臺諫議之。明可謂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時朝論不欲進取。

乃詔以淵聖皇帝祔廟將及。暫還臨安。上未行。邊吏言虜人來聘。明可又言虜使之來。蓋欲窺吾進退。視吾虛實。不如受禮建康。候其出疆。然後還。亦未晚也。不從。上既定議東還。而軍務未有所付。張和公爲建康留守。衆望屬之。詔以楊和王爲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劉恭甫舍人不書錄黃。上怒。恭甫再封還。卒罷宣撫使。俾專措置而已。是歲四月。遂召和王還行在。以張公兼措置兩淮。先是金人以十萬衆圍魏勝于海州。上命張太尉子蓋爲鎭江都統制。自京口往救之。且令張公節制。子蓋曰。彼衆我寡。利在速戰。不可使彼知吾虛實。五月辛亥。子蓋率精銳數千騎先入。敗虜于石湫堰。虜溺死者半。餘騎遁去。後六日。海州圍解。然廟堂既主和議。不言兵。故召諸將還。無復北討之意矣。

癸未甲申和戰本末

金亮之殞也。朝廷既復兩淮地。遂乘勝取海、泗、唐、鄧、陳、蔡、許、汝、嵩、壽等十郡。未幾有詔班師。諸將乃棄潁蔡諸郡而歸。淮寧士豪陳亨祖者。先挈地來降。及是死於難。始京東義士耿京率衆據東平府。遣掌書記辛棄疾赴行在。壬午春。制授京天平軍節度使。節制京東河北忠義軍焉。既而張忠建來告登位。朝廷遂不復通。後京亦爲虜所誅。獨唐鄧海泗猶在。是夏。虜以數萬衆圍海州。四月丁丑。詔以張子蓋爲鎭江都統制往援之。子蓋。俊之姪。時以節制使奉京祠。張魏公時判建康兼措置兩淮事務。乃命蓋受魏公節度。子蓋亟渡江。五月辛亥。遇虜于石湫堰。大敗之。丁巳。海州圍解。六月丙子。孝宗受禪。七月庚子。魏公被旨入對。見于內殿。

癸卯。拜江淮宣撫使。甲子。洪景盧賀金主登位。回赴行在。先是金主遣都元帥布薩忠義、左副元帥赫舍哩志甯來經略四州地。既爲我師所敗。乃欲大言以脅取之。於是命其知泗州富察徒穆以檄至盱眙軍。（金之泗州守富察徒穆。寓治宿州。）九月庚子。詔略曰。敵人來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不從。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各宜以己見指陳定論。以聞。於是翰林學士承旨洪遵、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周必大。共爲一議。（大略謂宜徑情直行。亦無前日之患。）殿中侍御史張震自爲一議。（大略謂海州控扼海道。淡西地或許稍歸侵地。勿遽爲之屈。謂宜歲遺金繒如來議。不可棄海泗地。則彼亦無可藉口也。）大略謂選將練兵。名分可正。淮江授田。遺民可招。（大略謂多險要。皆不可棄。至於受册禮。其不可有十。權工部侍郎張闡自爲一議。（大略謂不用舊絕歸附之類。）監察御史陳良翰自爲一議。（大略謂時與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徵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謂之恢復。豈不痛傷。）於是虜之右副元帥爲對。（略曰。先爲守備。是乃良規。此乃一時之權宜。蓋度年年之事力。儻聽淺謀之士。）遺禮。然後可招。其餘侍從臺諫囊封繼上。而宰執獨無奏章。史魯公時爲參知政事。上問之。史公但以謹邊備哈希與四川宣撫使吳璘爭德順方急。蜀人楊民望爲吏部郎官。建言宜棄三路。而虞幷甫爲宣諭使。力請勿棄。章十餘上。丁酉。幷甫罷知夔州。辛丑。詔璘審度事勢。從長措置。務要保護川蜀。蓋示以棄地之意也。又詔侍從臺諫各舉可備使蜀者。臺諫共舉汪聖錫、（見知福州。）沈德和、（見知平江。）許覺民、（見知宣州。）皆可用。而周子充與侍從共舉王瞻叔。（見大府卿。四川總領。）辛亥。以瞻叔權戶部侍郎。充宣諭使。上尋悔。乙卯。復令幷甫往璘軍前計事。事畢。赴行在。戊午。報登位使劉共甫辭行。十月己巳。葉審言罷知樞密院。以臺諫張眞甫、周元持論劾

也。是時虜人聚兵積糧於宿州之靈壁及虹縣。而淮西招撫使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議。欲襲其二邑。魏公言于朝。史公以七事報之。大略言二將恐未可恃。魏公欲先取山東地。十一月乙巳。詔以張子蓋爲淮東招撫使。史公力論其不可。（大略謂山東距北庭萬里。彼雖不能守。未必滅其強。兩大地陷沒。則朝廷之憂。復如何矣。）弗聽。後十六日。乞免樞密院職事。許之。史公尋復論招納三弊。（一棄實而務名。二舍近而謀遠。三見利而忘害。）蓋左相陳魯公招納故也。十二月丙寅。手詔罷德順軍屯戍。並令於秦州島裏安泊。（此棄三路。二月十四日指揮也。）辛未。劉共甫還行在。隆興元年。正月庚子。史公拜右僕射。魏公亦拜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子蓋聞朝論不減。感憤悒死。（正月七日戊戌。）魏公乃定擣二邑之議。會布衣李信甫者。獻書言招納之利。二月壬戌。上命信甫以兵部員外郎爲宣諭使。持蠟書間往。撫定中原。己酉。擢顯忠主管殿前司公事。先是虜帥荅魏公書。謂境土當以正隆以前爲界。魏公聞于朝。且上出師之計。參贊軍事陳應求、唐立夫謂其難。二將以言刦之。陳唐語塞。四月戊辰。魏公入奏事。上定議出師渡淮。而陳史二公不可。由是三省樞密不復預聞。徑自督府行下。魏公至揚州。合殿前江淮兵八十萬。可用者六萬。分隸二將。號二十萬。戊子。宏淵大軍次盱眙。己丑。顯忠大軍次定遠。五月甲午。二師濟淮。丁酉。顯忠復靈壁縣。宏淵至虹。虜拒之。戊戌。顯忠東趨虹縣。庚子。虹縣開門。富察徒穆、大周仁亦降。軍聲大振。右翼軍都統蕭琦窮蹙。癸卯。以親從百餘人降于顯忠。壬寅。魏公渡江。甲辰。捷奏至行在。右相先以不與出師。力丐免。御史王龜齡亦有言。乙巳。右相罷。丙午。二將復宿州。會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顯忠又私其帛。

不以犒士。上憤怨。辛亥。赫舍哩志甯自睢陽引兵至城下。遇官軍。官軍漸潰。癸丑。拜顯忠使相、宏淵節度使。甲寅夜。兩軍大潰而歸。虜亦不追。士卒死亡甚衆。資糧器械委棄皆盡。乙卯。下詔親征。丙辰。詔魏公兼都督荆襄軍馬。代汪明遠。蓋未知苻離之潰也。是日。二將至濠州。顯忠待罪。魏公以劉寶爲鎮江都統制。先是傳者言。宏淵已死。虜乘勝南來。魏公乃乞遣使議和。又乞致仕。六月。癸亥。奏至行在。丁卯。召湯進之爲醴泉觀察使兼侍讀。時以大觀文領洞霄。戊辰。召虞并甫赴行在。時以數學守太平。庚午。魏公自盱眙還揚州。壬申。楊存中爲御營使。節制殿前司軍馬。太傅和義郡王。癸酉。下詔責己。左相待罪。魏公降特進。元係少傅。充江淮宣撫使。己卯。責顯忠于筠州。甲申。虞并甫爲湖北京西宣諭使。後六日。改充制置使。七月癸巳。進之復相。丙申。罷宣撫司便宜行事。八月丙寅。復魏公都督江淮軍馬。先一日。八月六日甲子。赫舍哩志甯遣書遺三省樞院。己卯進呈。上付督府。魏公未肯荅。而湯陳二相欲亟與之和。丙戌。以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爲樞密院計議官。持報書以往。大略謂泗海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以兩淮凋殘之後。恐未能充其數。九月仲賢辭行。上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布薩忠義懼之以威。乃言。歸當稟命許四郡。遂以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來。凡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亡俘掠之人。且約令十一月二十日以前。持誓書來。史丞相之在位也。嘗與魏公議。欲以弟姪之禮事之。書見鄧峯漫錄。至是頗合其說。己丑進呈。執政皆賀。上猶欲止割泗海。徐議唐

鄧。侍御史周操、右正言陳良翰聞之。相繼入見。論其不可。十一月十日戊戌。上命執政出虜書示之。執政不出。湯相遽奏以戶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知閤門事龍大淵副之。十三日庚子。大淵上所厚也。是日操良翰始見虜書。翌日共奏。乞勿與四州。待得陵寢。而後與歲幣。於是左僕射陳康伯、右僕射湯思退、參知政事周葵、同知樞密院事洪遵同奏。張浚宿望。實當倚寄。凡所持論。人無不從。侍從臺諫之臣。亦當與聞國論。望召浚歸闕。特垂諮訪。仍令侍從臺諫集議。當與不當議和。合與不合遣使。禮數之後先。土貢之取予。仍令各薦所知。以備小使。凡五事於後省。限一日集議。十一月十四日辛丑。翌日。吏部尚書淩景夏、戶部尚書韓仲通、權吏部侍郎余時言、刑部侍郎路彬同一議。大略謂既正名分。則和當遣使而與歲幣。四州疆土當講。與祖宗之陵寢及欽廟梓宮兩易之。禮部侍郎黃中、兵部侍郎金安節同一議。大略謂如稱叔姪二字。未得允當。國號不加大字。不用再拜。歲如增幣。當還欽宗梓宮。四州爲淮襄屏蔽。不可與。甯少豈肯不歸我田。每遣使。首當迎奉陵寢地。彼必使人入國。爲陵寢一決。侍御史周操右正言陳良翰同一議。大略謂名分既正。則姪國之類。不須深較。惟土疆不可與。國家正人不可遣。邊備不可撤。及每歲展敬陵寢。皆須預約。又乞令張浚條具。給事中錢周材、起居舍人馬騏同一議。大略謂我當稱大宋。謹曰。如與大遼之事。先有定議。泗州決不可割。又乞令張浚參決。工部尚書張闡自爲一議。大略謂和。不可不議。使不可不遣。歲幣不必校。四州不可割。令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起居郎胡銓自爲一議。大略謂國家因苻離之役。震慴求和。今欲與不共戴天之讎。講信修睦。三綱五常掃地盡矣。況萬萬無可信之理。何稟黃潛善秦檜前車之覆。不可不戒。監察御史尹穡自爲一議。大略謂國家事力未備。當與虜和。惟增加歲幣。勿棄四州。勿請陵寢。則和議可集。監察御史閻安中自爲一議。大略謂四州我之門戶。決不可棄。又翌日。上朝德壽宮。十五日壬寅。因奏知遣使通問事。上皇甚喜。諭上以欲自備一番禮物。魏公在楊州聞之。遣敬夫入奏

仲賢辱國無狀。上始怒操。又論仲賢不應擅許四郡。下大理削其官。召魏公赴行在。十一月十九日丙午。兵部尚書虞允文。時爲京湖制置使。亦以四州不可棄。數上疏爭之。侍從臺諫議上之十日。宰執復奏言。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之重。豈同戲劇。今日議和。政欲使軍民少就休息。因得爲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上意遂定。侍從臺諫以十一月十五日壬寅集議。宰執以二十五日壬子上此奏。十二月陳公罷左僕射。初三日己未。先是周操陳良翰嘗言。大使未可遣。當遣小使。上意不以爲然。遂遣審議官右宣義郎胡昉、修武郎楊由義先行。初八日甲子。後十餘日。通問副使王之望、龍大淵發行在。十四日庚子。十五日辛丑。朝辭。乙亥出門。又二日。進之轉左僕射。而魏公亦拜右僕射。二十一日丁丑。明年正月。復以書來。大略言四州係本朝內地。不當言於意外。其餘事理。非帥府所當可否。三月丙戌朔。上手批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丁亥。詔荊襄川陝嚴爲邊備。仍不得先事妄舉。湯相計窮。請上以社稷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上批付三省。曰。敵無禮如此。卿猶欲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之議論。秦檜不若。湯相恐。乃陽乞奉祠。而陰謀去張公益甚。遂令瞻叔大淵驛遞疏上言。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斥堠未舉。金又無言。委曲屯萬衆以守泗州。非計。上頗惑之。乃命魏公行邊。三月五日庚寅。而還戍兵。罷招納。二十一日丙午。詔司建康鎮江大將。令三衛戍兵。更番歸寨。右正言尹穡又劾魏公跋扈。乃議先罷都督府。以瞻叔及錢處和爲兩淮宣諭使代之。三月二十五日。庚戌夜批出。處和時爲吏部侍郎。蓋莊文太子妃之父也。瞻叔未行。又拜左諫議大夫。四月二日辛酉。蓋欲使議論歸一也。四月魏公還至鎮江。乞罷都督府。四月十四日戊辰罷。既又至平江之虎邱。乞罷政。上皆許之。二十三日

丁丑得旨。七月戊子。幷甫罷。乙巳。命海泗撤戍。八月壬午。詔魏丞相南夫、以宗正少卿爲通問國信使。瞻叔上疏陳和戰三策。又言。今日無橫身任事之臣。時胡邦衡爲兵部侍郎。因轉對爲上言。與敵和不可者十。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爲快。倘乾綱獨斷。追回使者。絕講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可爲矣。孫造諭金人以重兵脅和。上聞有金師。乃命建康都統制王彥渡江屯昭關。彥以九月二十壬寅渡江。三衙大軍江池戎帥相繼皆出。又命湯相都督江淮軍馬。九月二十一日癸卯。湯不行。十一月忠義自淸河口渡淮。守將魏勝戰死。初四乙酉。日劉寶自楚州、王彥自開關南道。上猶未之知。下詔略曰。朕以太上聖意。不敢重違。而宰輔羣臣。前後屢請。已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成數。亦如其議。若彼堅欲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則朕有以國弊。不能從也。初五丙戌詔。始湯不行。乃命楊存中同視。事急。復以王瞻叔爲都視。十一日督軍馬。九月二十三日乙巳。又以王瞻叔爲同都督。十一月七日戊子。瞻叔聞命力辭。後二日。乃陞存中爲都督。九日庚寅。翌日思退罷。十日辛卯。又翌日諭永州。十一日壬辰。大學生張觀、宋鼎、葛用中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乞斬湯思退、王之望、尹穡三奸臣。竄其黨。以洪适、晁公武。适時爲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而用陳康伯、胡銓爲腹心。召金安節、虞允文、王太寶、陳俊卿、王十朋、張栻、查籥協謀同心。以濟大計。時虜已自濠州繫橋渡淮。又分兵陷滁州。後三日。遂命國信所管辦公事王抃往見虜帥。翌日下詔視師。十六日丁酉。又翌日。十七日戊戌。復拜陳魯公爲左僕射。於是錢處和、虞幷甫皆除執政。處和十一月二十日辛丑。除僉憲樞密院兼權參政。

幷甫二十一日壬寅除簽樞同。瞻叔先已請至江上勞師。二十二日癸卯朝辭。虜兵至六合縣。步軍司中軍統制崔皋擊卻之。十一月二十三日丙辰。王抃出疆。凡九日。乃至穎河口。見布薩忠義、閏十一月三日甲辰。後十一日。見赫舍哩志甯。十六日丁卯。虜皆聽許。先是朝廷命尹穡、胡邦衡分往浙東西措置海道。十一月十九日庚子。二人皆挈家以行。於是詔穡與邦衡俱罷。閏十一月十一日。瞻叔首下令諸將不得妄進軍。上聞虜師退。命督府擇利擊之。十七日戊辰夜。且下堂帖。詰責瞻叔。瞻叔言王抃既還。不可冒於小利。以害大計。上不懌。言者乃擊瞻叔罪罷之。二十四日乙亥除端明知太平。十二月。南夫渡淮。八月戊子。三省樞密院復貽志甯書。略曰。修此齊盟。出於初議。中因曲見。或爲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茲聆嘉報。不替舊歡。仰衞社之大忠。感睦隣之高誼。已遵要束。無復異同。兼學士院洪景伯所草也。南夫至汴京。二酋先遣抃歸。而令南夫與其介康謂詣燕山敵師。亦罷。遂以伯景爲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後二十日。都督府詰罷。二月六日乙酉。存中除兩鎭節度使。二十一日庚子。其夏金主所遣報問使。副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仲、翰林直學士楊伯雄至行在。持書入見。四月二十二日庚子。始謂上爲宋皇帝云。

榷場

自紹興通和後。始置榷場。升盱眙縣爲軍。以軍器監主簿沈該直祕閣知軍事使之措置。凡榷場之法。商人貲百千以下者。十人爲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泗州榷場博易。俟得北物還。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俟北賈之來。其後又置場於光州棗陽安豐軍花靨鎭。而金人亦於蔡泗唐鄧秦鞏洮州鳳

翔府置場。凡本朝諸場。皆以盱眙軍爲準。二十九年。海陵將入寇。乃悉罷淮北陝西諸榷場。獨泗州如故。邊吏以聞。於是自盱眙外。餘悉罷。乾道初乃復。

朝野雜記甲集校勘記卷一

卷一

恭淑韓皇后

八月上受禪。影宋鈔本。八月下有歸於邸第封新安郡夫人。六年三月封崇國夫人共二十字。應據補。

豫國公挺

乃以宗子希瑊爲子。影宋本。爲下有之字

僞親王公主

計賜四十七萬九千餘緡。影宋本。賜作錢。以取物。影宋本。取下有財字。

三祖下宗室數

皆處隔域。影宋本。作皆隔異域。

宗室賜予

十一年秋。皇叔監右祖門衞大將軍。影宋本。作皇叔祖右監門衞大將軍。應據改。

卷二

太祖正東嚮之位

自是無敢復議者。影宋本。脫復字。獨言僖宗皇家始祖。影宋本。僖宗作僖祖。應據改。

光堯廟號議

諫官謝諤。影宋本。無諫官二字。謝諤二字。在李孺下。吳琚上。

渡江後郊廟宮省

建尚書六部大閱所。影宋本。脫閱所二字。

祕書省

始葺省之。影宋本。作始葺之。應據改。

佑聖觀

注三年建。影宋本。年下有初字。應據補。

祚德廟

六月詔成信侯。影宋本。成作誠。

郡國祖宗神御

猶如終南之禮云。影宋本。南下有山字。

山陵非宰相護送

而仲至遂。影宋本遂下有罷字。應據改。

永佑永獻喪制

以梓宮可還。影宋本可作雖。應據改。遙上陵曰永獻陵。影宋本無下陵字。

卷三

北使禮節

至隔門內。影宋本隔作閣。

羣臣家廟

請建於私第之中門左。影宋本作中門之左。星華案宋吏禮志亦作中門之左。應據改。

卷四

統天厤

五月厤成經凡三卷。影宋本成下又有歷字。

中興館閣書目

注祕書監陳數。影宋本數作駁。應據改。

監本書籍

而得書於監云。影宋本脫得字。

卷五

經界法

公稅俱困。影宋本稅作私。應據改。

隆興和戰

白遣太府寺丞史正忠。影宋本作史正志。

淳熙臧否郡守

已聞除者竢闕到堂審察。影宋本作已聞除政者竢令都堂審察。注事具在聖諭語。影宋本在作宣。

役法總要

及於戶部括取。影宋本及誤又。其有與舊法。影宋本其作且。

卷六

道學興廢

以布衣入侍講。影宋本侍作勸。下郡國切禁之。影宋鈔本禁二字誤倒。

學黨五十九人姓名

呂祖儉注太府寺丞。影宋本。太府作大理。

田澮注宗正丞。影宋本。正下有寺字。應據補。

擢沈利路轉運判官影宋本。脫擢字。

慶元罷臧否

稍論其僞。影宋本。作眞僞。應據改。

何自然論薦舉

許本臺覺察。影宋本。臺誤堂。

卷八

節度使以軍禮見宣撫

大會諸將閬州。影宋本。將下有於字。

蘇文忠贈官

至是蜀僧寶印往金山。影宋本。往作住。

卷九

親王生拜太師

吳王顯。星華案考宋史。吳王名顯。此誤顯。應改。

近臣舉御史

給舍中丞知雜注侍御史知雜京。影宋本。作知雜京侍御史。

紫衫

始衣紫穿衫。影宋本。穿作窄。

渡江後賜墓碑額

世濟厚德之碑。影宋本。厚作盛。注旌忠顯德。影宋本。旌作精。

大臣諡之極美者

則忠獻爲大。影宋本。作爲美。則文正爲大。影宋本。作爲美。

卷十

丞相

置侍中中書。影宋本。中書下有尚書二字。

都督行府

仍取責當行人軍令狀外。影宋本。作仍取當行人責軍令狀外。

樞密副使

皆是副使。影宋本。作皆自副使。當據改。

樞密參用文武

說迄不果拜。影宋本。迄作辭。

外戚典樞密

韓文定在樞密。影宋本。密作筦。

直學士院行官。直院。影宋本。直院作權院。

仍、內、翰、博。影宋本。博作傳。

六院官

略視職官事。影宋本。事官二字互倒。

內侍兩省

發金字遞。影宋本。遞作號。支賜宗室。影宋本。支作及。幷奏王進袞冕。影宋本。王作主。掌機察門戶。影宋本。察作密。以官者員衆影宋本。官作宦。應據改。

卷十一

制置大使

呂元直帥湖南。影宋本湖誤河。

撫諭使

周文若太傅。影宋本傅作博。

總領諸路財賦

其位在轉運副使之上。影宋本下有序字。

兵馬都鈐轄

而都鈐轄之名不得矣。影宋本得誤等。

副都統制

自吳挺亡後。影宋本後作無恙。

卷十二

皇子除官例

注吳榮王初封樂安郡公。星華案考宋史樂安作安樂。此誤倒。應改。

親王贈官例

此有司失詳考也。影宋本有作宰。

三公備官

儀王楞。星華案。宋史祇有沂王楞。此誤作儀。應改。

太師並除

吳榮王顯。星華案。吳榮王名顯。此誤作顯。應改。

恩舊節度使

然皆以嘗任密府。影宋本。密作宥。嘉泰中姜特立譙王雍。影宋本。無姜字。王作令。星華案。姜字係影宋本誤脫。考宋史令雍爲譙熙載之子。附姜特立傳。此作王。誤。當據影宋本改令。

兩鎮三鎮節度使

張循王靜江寧武靖海。星華案。考宋史靖海作靜海。應據改。爲韓魏國夫人。影宋本。無魏字。

執政爲閣學士

注蓋降職至端明止。影宋本。端明下有殿字。

外有降次對

慶元初楊庭秀外自始祠。影宋本。外自始三字作始自外。應據改。

減舉吏員

抑貪冒而養廉潔。影宋本。潔作素。若將舉物故。影宋本。將舉作舉將。應據改。

廣南攝官影宋本。南作西。

利入不足。影宋本。利作例。

卷十三

乾通制科本末恩數。影宋本。無本末二字與目錄合。

若劉度祝鎧是也。影宋本。鎧作鑑。然皆請而不報。影宋本。請作寢。而屋得此名。影宋本。作彼薦之得此名。今屋詞業未經參考。影宋本。屋上有李字。詔參考聞。影宋本。聞下有奏字。瀘州節度使推官。影宋本。作瀘川郡節度使推官。而後涉學荒淺。影宋本。作而屋涉學荒淺。應據改。注差日命官。影宋本。作選日命官。注復以邵處之。影宋本。邵作郡。應據改。

制科六題

仲信亦罷。影宋本。信下有遜字。罷作死。校書郎奚商衡。影宋本。奚作虞。

博學宏詞科

紹興三年七月置始。影宋本。作始置。應據改。注應格負試然後難任。影宋本。負作赴。難作離。應據改。禮部貢院。影宋本。禮上有附字。無出身人。影宋本。無此科二字。脫無字。許應此科上以用武權停。影宋本。無以字上有即位二字。

四科

祖宗重經術。影宋本作神宗。應據改。自紹興二年科場始復。影宋本脫復字。十三年國學高司業抑崇建言。影宋本作十三年國學初建高抑崇司業言。試子史詩。影宋本詩作論。星華按上文已有試詩賦。此應作論爲是。人有餘材。影宋本無材字。

類省試

遂監試請令。影宋本作請令監試。王之望瞻叔充監試。影宋本脫充字。依監學除法。影宋本作條法。應據改。孫道夫侍經筵。影宋本道夫下有太沖二字。道夫曰。影宋本作太沖曰。率以南士館官。影宋本作餘官。

國子監解試

充點校試卷官。影宋本脫官字。行侍從臺諫。影宋本又。應據改。作卿監郎官。影宋本作郎中。注附試宏詞武舉宗室。影宋本作兼試宏詞及宗室。充初覆考各以餘官。影宋本各作官。

諸路解試

果州州學教授王萃者。影宋本果作泉。王萃作王萃。下文奏罷萃亦作萃。汪德輿。影宋本輿作輪。應據改。

避親牒試

並婚姻之家。影宋本脫並字。以八十人爲定額。影宋本脫定字。

潛藩恩試

然必曾請舉人。影宋本請作試。應據改。

初出官人銓試

詔兼試二場。影宋本作官場。請復後制。影宋本制應據改。舊所以革代筆之弊。影宋本脫所字。惟宗室子弟銓試。影宋本脫弟字。試刑法

今遂爲大理評丞之選。影宋本下有寺字。新科明法

皆不兼經義。影宋本脫義字。明年御試御藥院。影宋本藥作詔察。刑名通粗。影宋本作粗通。應據改。無則闕之自後舉者人兼經義。影宋本舉下無者人義三字。影宋本自上有仍字。今不復至矣。影宋本至作設。覆試權要子弟

會薨。影宋本檜應據改。曾作淮東提舉。影宋本東作南。右改帶。影宋本作並改帶。應據改。餘悉剝放。影宋本剝作駁。應據改。新進士期集

進謝恩銀百兩。影宋本進作賜。廷試賜燭

如在第五甲。影宋本甲作等。歎其鯁亮。影宋本鯁作直。殿試詳定官別立等

或從初或從覆考。影宋本。初下有考字。應據增。別置第等。影宋本。作等第。

四川類省試榜首恩數隆殺

乃諭禮部奏云。影宋本。作乃令禮部奏。奏云。

武舉

試驗弓馬別試所。影宋本。作試驗弓馬於別所。兵機策五首。影宋本。首作道。詔武舉願從軍者。影宋本。舉下人字。遺家難。影宋本。難作艱。應據改。王卿月清敍。影宋本。清作時。

童子舉

注張揉。揉影宋本。作柔。注林國佐。影宋本。作紹興三年林國佐始八字。步射。影宋本。步作布。

特奏名試

由是恩收之員。影宋本。收作狀。

太學養士數。影宋本。作養士最盛。

若卽行校藝。影宋本。卽行作積行。

國子監試法

同姓緦麻法。影宋本。法作親。應據改。

鄉飲酒

陳洙之請。影宋本。洙作泳。

卷十四

國初至紹熙天下歲收數

上供錢二百萬緡。影宋本。萬作餘。號月樁錢。影宋本。脫錢字。

景祐慶曆紹興鹽酒稅絹數

其收稅錢二百二萬餘緡。影宋本。無餘字。

東南折帛錢

而於夏料輸之。影宋本。料作科。折絹料一匹。影宋本。上有科字。紬絹每歲爲一百十七餘萬匹。影宋本。七作七十。注三月壬辰。影宋本。三月上有三年二字。注十一月甲午。影宋本。上有四年二字。注正月丙戌。影宋本。正月上有九年二字。始詔兩浙絹紬。影宋本。絹紬作紬絹。和買六千五百。影宋本。六千半。作歲起紬。影宋本。起作額。注浙東上供四十三萬八千。影宋本。千作六千。

兩川畸零絹估錢

鍾世明。影宋本。明作民。注七月丙辰。影宋本。七月上有二十五年四字。注三月甲申。影宋本。三月上有二十七年四字。

四川上供絹紬綾錦綺

注西路天申。影宋本。申下有節字。　注紬三百三十。影宋本。無三十二字。　綾三萬四十餘匹。影宋本。四十作四千。

兩川激賞絹

額理三十萬匹。影宋本。三十作三千。

西川布估錢

至熙寧間物已貴。影宋本。物下有價字。　猶理兩千。影宋本。作二千。　出賣錢十五萬緡。影宋本。賣下有爲字。　蹇理緡錢。影宋本。脫錢字。

廣西折布錢

注正月丙午。影宋本。正月上有二十年三字。

總論國朝鹽筴

東北鹽行于東西。影宋本。于下有京字。　通泰煮鹽也。影宋本。煮作煎。　官般官賈。影宋本。賈作賣。　淮鹽息錢歲入百餘萬緡。影宋本。無餘字。

淮浙鹽

泰州歲產鹽一百六十一萬石。影宋本。一百作六百。　議者謂總轄甲頭權制亭竈。影宋本。亭下有盤字。

廣鹽

戶部侍郎葉份。影宋本。份作芬。　注正月辛亥。影宋本。正月上有四年二字。　始與漕臣。影宋本。漕下有司字。　每斤百錢。影宋本。每下有一字。

廷直還以鈔法爲便。影宋本直下有使字以作言爲作甚。注十月己未。影宋本作九年十一月。注正月己未。影宋本正月上有十年二字。夏又遷廷直胡廣廣西轉運判官。影宋本胡作湖應據改。

福建鹽

歲認鈔錢二十萬緡運赴行在。影宋本鈔下有鹽字緡下脫運字。共冬諸司請運鹽。影宋本冬作令。內郡融子二萬緡起發。影宋本作那融十二萬緡應據改。注罷鈔鹽錢。影宋本作鹽鈔。

蜀鹽

以譏其出入。影宋本譏作稽。

蜀中官盤

得隆榮鹵餅雜煎。影宋本煎下有之字。注二十二年又減二十錢。影宋本二十二年下有十二月辛酉五字。淸井四十餘萬緡。影宋本井下有鹽字。注七千八百斤贈學。影宋本贈作贍應據改。注鍋本外餘三十四萬八千斤每斤二百二十二文。影宋本八作七千下有九百二字二作五文。

解鹽

半鬻於西和。影宋本和作河。

爨

晉相磻（影宋本相作州）注始立此額（影宋本立作有應據改）鉛山礬則官自煎（影宋本煎下有之字）

總論東南茶法

所收茶錢十二萬緡（影宋本作十三萬緡）注淳熙初歲收二百四十萬（影宋本作四百二十萬）

江茶

臨安二百十九萬斤（影宋本九作九十）其他皆不登此數目（影宋本無目字）因招降其黨隸軍（影宋本下有中字）

建茶

遂取臘茶爲場本（影宋本下有權字）官盡擢之（影宋本擢作權應據改）

蜀茶

茶事官（影宋本茶作市）官

夔州茶

董時敏（影宋本時作知）

東南酒課

自後提舉常平司（影宋本作提舉司學事司）每升增七八錢（影宋本升作斤下文每升均作每斤）給賣價高之令（影宋本下有人字）惟長沙一城無滴禁（影宋本滴作酒應據改）有一千二百二十四所每歲收淨利錢（影宋本脫有所每三字）行在有七酒庫（影宋

本脫有字。遂爲常數云。影宋本常作定。

四川酒課

惟榷率尚有贏餘。影宋本榷率作榷酒。應據改。先罷公帑。影宋本先作令。

夔路酒

夔路自祖宗以來。影宋本下有酒字。收錢四萬三千九百餘引。影宋本四萬二千作千。

朝野雜記甲集校勘記卷二

卷十五

常平苗役之制

每三十戶遂料輸甲頭催租。遂料影宋本作逐料。注八月辛卯影宋本卯作未。

義倉

又欲取本道抵當本錢六十餘萬緡。影宋本十作六千。

經制錢

收二十三文止供十三州縣。影宋本文下多其十二字。止作上。一榷茶酒錢。影宋本茶作酴。紹興十七年二月。影宋本作十年七月。共五十六錢。影宋本下有取字。

總制錢

常平司五文頭子錢。影宋本文作五分。額理經制錢。影宋本經作總。

田契錢

今每千輸四十錢。影宋本今作令。遂檄郡。影宋本郡下有邑字。折羅錢給民戶。影宋本給下有還字。

麴引錢

戶黃仲秉爲副漕。影宋本戶下有部字，應據補。

身丁錢

李氏有國者。影宋本者作日，應據改。每丁給鹽一斗。影宋本脫一字。自鈔法既行。影宋本有之後二字。又用嚴守顏爲言。影宋本作之言。免丁錢。影宋本錢作役。丁錢勿輸。影宋本作丁身勿輸。而一有邊事。影宋本而作設。有粟米之征。影宋本粟米誤作穀粟，下同。有和預買川路。影宋本買作四，應據改。

僧道士免丁錢

田四廂錢

乃以其五十萬緡。影宋本作十五萬緡。

市舶司本息

命諸商之以香藥至者。影宋本諸商作蕃商。詔丁沈香豆蔻。影宋本丁作于。鬻之柳州。影宋本柳作郴。

祠部度牒

爲國子司業。影宋本子下有監字。朕爲人主。影宋本爲作謂。周元持御史。影宋本持作特，御史作侍御。

四川軍糧數

至利州率費四十餘千而致一斛（影宋本脫費字斛誤解）聽客市賣（影宋本客下有人字市誤中）三十一年金人入侵（影宋本金下有人字）乾道初汪聖錫（影宋本汪作王）上問兩邊積糧之數（影宋本作西邊應據改）但近日移兵戍黑谷等處（影宋本無但近日三字）載兩川米（影宋本川作州）行在諸軍馬草

下浙漕司于諸州（影宋本斯下有西字）關上諸軍馬料

然實以等第分料爲率（影宋本爲作百）都下馬料

言者諸浙江沙田（影宋本諸作謂應據改）尙敢占吝（影宋本吝作吞應改）注蘆場花利（影宋本場下有所得二字）

卷十六

省莊田

蕷芋之數十有八種無不必取之（影宋本芋作芧數作類十上有凡字無不必取之作無不畢取）屯田

爲安復漢陽軍鎭撫使。影宋本。安復作安陸。悉以陳規條畫爲主。影宋本。無規字。二人拽一鋤。影宋本。鋤作犁。募民耕荒。影宋本。民誤兵。

營田

年來荒廢者甚多。影宋本。無年來二字。撫存流亡。影宋本。亡作移。收本穀三千萬斛有奇。影宋本。脫本字。三千作三十。官收十萬餘斛。影宋本。餘作餘萬。民間有鬻己牛。影宋本。間下有類字。開墾工本。影宋本。墾作耕。後亦不克行。影宋本。無後字。亦下有竟字。其後淮東西田卒以歸正人耕之。影宋本。脫東西二字。耕之誤請耕。

關外營田

關外營田者紹興六年。影宋本。者下有始字。撥十二萬石赴成都路。影宋本。石下衍對字。赴誤減。指教耕佃聞有二三年不得替者。影宋本。佃作田。聞作間。

圩田

初以賦韓忠武。影宋本。賦作賜。

圭田

時估定價。影宋本。估下重估字。請收圭租以贍軍。影宋本。租作田。戶部奏臣法。影宋本。臣作在。又多從隔郡支給。影宋本。無從字。

僧寺常住田

二十年春。影宋本作二十二年。得羨錢三四十萬緡。影宋本作三十四萬。

金銀坑冶

注湖廣廣東。影宋本廣東下有江東二字。注湖南廣東。影宋本作廣西。注浙東西。影宋本無西字。歲貢額銀。影宋本作銀額。以備上用。影宋本用作供。折銀才直三千三百云。影宋本銀作交。

銅鐵鉛錫坑冶

注舒州一萬五千三百斤。影宋本作一萬七千五百斤。湖廣四川產錫二萬四百五十八斤。影宋本作二萬五百四十八。注梧州二千四百斤。影宋本彬作柳。南安軍錫坑皆有膽銅者。影宋本皆作皆廢。

東南諸路鑄錢增損興廢本末

注新場三十萬斤。影宋本下有銅字。約所有計少銅。影宋本有計字誤用許。

鑄錢諸監

至毀錢爲銅以應命。影宋本應下有其字。爲饒贛韶三州鑄本錢。影宋本州作年。錢作歲。湯致遠在樞院。影宋本院作筦。榮藤茂世領提點。影宋本藤疑誤疑。領提作提領。無點字。視舊數十損其三。影宋本脫數字。十損其三作損十之三。號三八闕額錢。影宋本八作三分。諸道銅加以鉛錫。影宋本有所拘二字。增十五萬緡小平錢至一萬八千緡。影宋本至字在增字下。司屬之費又約二萬緡。影宋本作一萬緡。注課利錢。影宋本利下有率字。注比歲歲所收。影宋本比歲歲三字作緡比歲。銀元額七分。影宋本元作無。錫二

兩木炭五斤除火耗七兩外（影宋本二兩作二斤七兩作六兩）鉛二兩（影宋本作二斤）注天禧之制（影宋本制作末）注錫八兩建州豐國又減鉛五兩加銅亦如之（影宋本監字五兩下有而字無亦字）注每小錢一千用銅二斤半鉛一斤五兩（影宋本用上有省字一斤下有十字）注乃用此料（影宋本料作科）遂命再限兩箇月（影宋本無箇字）雖歲收錢一百五緡（影宋本收下有新字緡作萬）每年得一十六萬（影宋本作一十二萬）

川陝鑄錢

川陝舊皆行鐵錢（影宋本作鑄錢）舊鑄錢十二緡（影宋本歲作二萬）即利州鑄錢歲十二緡（影宋本作十萬緡）鑄大小錢各二萬（影宋本萬下有緡字）大小各半之（影宋本之作云）今蜀中歲鑄十萬七千（影宋本鑄下有錢字無七千二字）

淮上鐵錢

上以爲是乃不行（影宋本是作然）舒守趙子蒙（影宋本蒙作濛）王謙和知舒州（影宋本和作仲）兼提點江淮湖北（影宋本點作舉）

東南會子

先造二十萬緡行江淮（影宋本行下有於字）趙公時需爲諫官（影宋本需作霈）應請兵官廩給減支見錢（影宋本兵官作官兵錢作緡）乞復置會子五百萬（影宋本無百萬二字五作務）注十一月己酉（影宋本作三月癸亥）詔以一千萬緡爲一界（影宋本詔上有遂字）乃令諸道監司別庫（影宋本乃作仍）後不克行（影宋本下有亦字）自會子創造至今四十年（影宋本作自初創逮今凡四十）

湖北會子

總領王琪始創。影宋本。琪作玘創下有造字。　謂不可行于諸路。影宋本。謂字作以爲二字。　乞令戶部以五十萬緡。影宋本。以作印。

兩淮會子

謂之交子不得過江。影宋本。江下有南字。　紹興三年。影宋本。興作熙。　三萬貫付于兩路。影宋本。三下有百字。付下無于字。　每貫鐵錢七百七十。影宋本。貫下有淮字。　三年一對。影宋本。對作兌。　許轉至江池大平常州。影宋本。許下有流字。　內行應用兩淮上供。影宋本。內行作兩淮上供。　起發於江淮東西所椿管焉。影宋本。有總領二字。

四川錢行

印給一百二十五萬。影宋本。下有緡字。　注　崇寧元年增二百萬。影宋本。二作三。　四年又增五百七十萬。影宋本。作五百七萬。

鐵錢會子

注　癸巳指造六十萬緡。影宋本。指下有揮字。緡作紙。

卷十七

三司戶部沿革

或利賣度牒。影宋本。利作科。

修內司

於左藏庫關跋財物。影宋本。跋作取。

國用司

未見其碍。影宋本。碍作得。是反蹈宣政之覆轍。影宋本。反作又。

榷貨務都茶場

實在鎮江目指榷貨錢三千萬緡。影宋本。目作月。三千作三十。

諸州軍資庫

已號令人。影宋本。令作過。

公使庫

就以所遺元物報之陳怒。影宋本。報之陳怒四字。作執之報怨。

卷十八

四川廂禁民兵數。影宋本。脫標題。

至二百千止。注一千雙名。影宋本。作一家雙名。注自千至三五千。影宋本。作自五千至三千止。十四萬餘人此乾道之籍也。影宋本。人下有而民兵保甲不仰給者八萬餘人共十三字。應據補。注謂飛山軍。影宋本。謂下有之字。注塞外東西路。影宋本。塞作寨。注時吳璘兵少。影宋本。作步兵。

利路義士忠義。影宋本。脫標題。

梁洋義士者。影宋本梁洋作利路。合梁洋大安郡。影宋本安下有三字。興元良家子脫影宋本標題。紹興良家子者。影宋本紹興作興元府三字。又私置鹽店六所。及所收諸津渡鹽稅以給焉。紹熙末。楊嗣勛申嚴鹽法。奏言本府自有義士廂禁軍良家子。以上四十一字影宋本在上文然酒息錢實備它用句下無所損益句上應據以移改。之事亦蜀口民兵者。影宋本之作二應據改。荊鄂義勇民兵脫影宋本標題。金兵過江淮日。影宋本淮日作之歲。遂除淮南轉運判官。影宋本判誤使。淮南萬弩手脫影宋本標題。注甲戌子寅朝。影宋本朝下有辭字。在家習武舉以聞遂命守令官按閱之。影宋本舉以聞三字作事間歲無遂字官字。湖北土丁刀弩手脫影宋本標題。湖北土丁刀弩手者。影宋本作湖北辰沅靖澧州弓弩手者。壬子尙爲帥。影宋本壬作王應據改。上因命楊修其政令。影宋本脫因字。注沅州增二十人爲七百辰州增二十人爲五百五增七十二人爲二百五十。星華案此條注文語句舛誤應據影宋本作沅州增二十一人爲七百辰州增二十五人爲三百五十澧州增七十二人爲二百五十云。不以見點數爲準。影宋本不下有若字。奉祠歸矣。影宋本歸下有蜀字。

黎雅土丁嘉定威茂土丁。影宋鈔本脫標題及小注。

黎雅土丁者。影宋本雅下有州字。始置寨將押隊旗頭之類略爲軍制。影宋本置誤至。注防托邛川。影宋本邛下有部字。西南邊。影宋本自西南邊起至下注五部落止計大小二十六字俱脫。一千九百四十。影宋本十下有八字。注每人月給二千歲總四萬一千五百七十緡遇閏年量加。影宋本作每人月給一千遇閏年一歲總計四萬一千五百七十四緡。時溍熙十年以十二年冬。影宋本作矣屬上句。有言鑄錢輸司者。影宋本鑄錢二字作於軫。

龍州寨子弓箭手。影宋本脫標題。

共一千六百十三人。影宋本無百字。仍撥往十六舖。影宋本往作住。

廣西土丁。廣西保伍本脫標題及小注。

並究違制之罪。影宋本究作科。高騰雷容盜起。影宋本騰作藤。

福建保伍。影宋本脫標題。

置諸路忠義巡壯。影宋本壯作社。

湖南飛虎軍。影宋本脫標題。

注飛虎軍歲用錢七萬八千貫。糧斛二萬四千石。徭人強盜司闕額錢糧支用者益公云。湖南、湖北近年來多有聲息厭惡不籍此軍者先見也。星華案此條注文舛錯。應據影宋本作飛虎軍歲用錢七萬八千貫。糧料二萬四千石。並以步司闕額錢糧支用者。益公云。湖南湖

北近年來多有徭人強盜藉此軍先聲彈壓不可移也

京西湖北神勁軍淮東強勇軍影宋本脫標題及小注

數各有千人影宋本脫有字而湖北有騎軍三百影宋本脫軍字乃淮東所無影宋本脫乃所無三字

成都府義勇軍雄邊軍影宋本脫標題及小注

又摘西路並邊九郡影宋本路下有非字

神勁神武忠勇忠銳忠武軍影宋本脫標題

四川宣司所遣護衞兵也影宋本司作府遣作遣注命將以冬月訓習之上親閱試於內影宋本此十四字作正文大字閱作按

事已遂遣之影宋本作軍已遣還焉士兵弓箭手影宋本無箭字亦謂之忠勇軍影宋本脫軍字凡皆不必書聊備其始末影宋本凡下有此字聊作姑

川秦買馬影宋本脫標題

注每綱一月券食錢米二百貫五十八綱一年計一萬食錢米二百貫五十八綱一月券食錢米二百貫五十八綱一年一萬一千六百貫共一千六百貫押馬官五十計三萬一千八百貫星華按此注舛錯應據影宋本作每綱一月券食錢米二百貫五十八綱一年一萬一千六百貫押馬官五十三員每員六百貫共計三萬一千八百貫每年撥發三衞馬影宋本衞作衙率未嘗如數影宋本率作卒

廣馬

綺四千匹（影宋本綺作純二字）又遠於自杞（影宋本於作如）注說以八月罷（影宋本月下有已未二字）以十月奏罷（影宋本十作九月下有乙巳二字）嶺南自產小駟馬直十餘千（影宋本馬作匹）三衙沿江諸軍取馬數（影宋本脫標題）舊用秦市馬（影宋本用誤川）綱馬水陸路（影宋本脫標題）皆遵陸路（影宋本脫路字）馬傷其蹄道斃者（影宋本道上有多字）注舟安馬十八匹（影宋本安作載）注每船稍公三十四人水手六人（影宋本作每船稍工四人水手三十六人）注下程水三日上水四十二日（影宋本作下水三日回程十二日）注每人雇錢二百食日錢三百（影宋本日字在人字下）而一舟十五綱（影宋本脫綱字）注方不積厭（影宋本厭作壓）每州批支二日（影宋本二作三）洪聖錫時在成都（影宋本洪作汪）至鄂州登遵陸（影宋本無登字）乞令諸軍以馬舟泛大江而下（影宋本馬舟下有取之二字）而又請修歸峽棧道（影宋本歸峽作峽歸）注每隻約物料人工食費（影宋本隻下無約字工下有口字費作約）計二十八程（影宋本八下有日字）注每綱稍火二舟八人（影宋本作每綱二舟稍火八人應據改）蓋以牽馬人（影宋本蓋作益）注利閬果夔工各二貫（影宋本作利閬果夔歸五州稍工各二貫）谷恭涪忠歸五州（影宋本作合恭涪忠萬五州）火兒工一萬五貫（影宋本無工萬五三字）如今所發來五十綱西馬（影宋本作如今所發西馬五十綱）亦依此撥發（影宋本撥發作排撥）撥廂禁軍共三千五百人（影宋本作二千五百人）

御前軍器所甲物料所書勘重價直等附（影宋本甲誤中）

黃通老爲侍郎。上言非祖宗建官正名之意。影宋本郎下有爲字。專隸提舉隸工部等。影宋本提舉下有所其二字。它日吏部有銓量之弊。影宋本它上有則字。披膊一副費錢。影宋本錢下有十千四百兜鍪一副費錢共二十字。應據改。朱馬甲當胸一副。影宋本脫馬字。及沿江諸軍製造。影宋本脫製字。注建康寧國府大建昌年筠衢州廣德軍。影宋本作建康寧國太平筠衢廣德建昌軍。應據改。

舟師

注在于河北募兵。影宋本作在河南募兵。注前後拒各式供載卒二十五人。影宋本作前後拒角各用卒二十五人。注而宗汝霖戰車者。影宋本無而字車下有法運車三字。注十有一人。影宋本脫人字。注如李伯紀戰車之法。影宋本脫如字之字。注四人推竿以運車。影宋本脫車字。注以發矢。影宋本下有石字。注夾之兩旁。影宋本夾下有車字兩下有營字。注但不知王大智所陳其戰車之法又不知何如者也。影宋本句首脫但字智下脫所字陳下脫其字戰車下脫之法二字又下脫不知二字。注郎中將。影宋本作中郎將。注歷陽守。影宋本歷上有爲字。注及敗敵于淸水。影宋本無及字應據刪。

卷十九

十三處戰功

殺金平大儀鎭順昌。影宋本昌下有府字。

紹興失河南

用其降將楊偉計與金兵襲山寨。影宋本計下無與字。有敵人合三字。

韓世忠大儀之勝

由是不復寇江淮。影宋本無淮字。

卷二十

金人渝盟

言完顏亮死。影宋本死上有不字。應據增。聞金人決欲敗盟。影宋本脫欲字。是月北人魏勝取海州。影宋本北下衍神字。

虞丞相采石之勝

直抵楊河口。影宋本楊林河口。影宋本作直

李寶膠西之勝

衆喜爭奪。影宋本作爭奮。應據改。

劉錡皂角林之勝

軍中諸將既弒亮。影宋本脫軍中二字。諸將下有以天險諫。亮不從。乙未夜。諸將即帳中殺亮。語在夷狄事中。諸將共計二十五字。應據補。

癸未甲申和戰本末

注子蓋之姪俊以節制使時奉京祠。影宋本作子蓋。俊之姪。時以節制使奉京祠。應據改。周必大共爲一議。注大略謂宜徑情直

行亦無前日之患或許稍歸侵地勿遽爲之屈謂宜歲遺金繒如來議不可棄海泗地則彼亦無可藉口也星華按此注語多舛誤應據影宋本作大略謂不宜直情徑行亦未可遽爲之屈謂宜歲遺金繒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侵地如海泗之類則彼亦可藉口而來議矣　史魯公時爲參知政事星華按此指史浩也宋史史浩封魏國公影宋本與此同誤應改爲魏　注彼雖不能守未必減其強兩大地陷沒則朝廷之憂復如何矣影宋本作彼雖不能守未害其強兩淮尺地陷沒則朝廷之憂復如去歲矣　蓋左相陳魯公招納故也影宋本魯公下有專主二字應據增　注此棄三路二月十四日指揮也影宋本指揮也三字在路字下　合殿前江淮兵八十萬星華按影宋本作八萬觀下文可用者六萬句則此衍十字　侍郎金安節同一議注大略謂如官軍影宋本無此三字　侍郎路彬同一議注大略謂既正名分影宋本作名分既正　侍郎金安節同一議注大略謂如稱叔姪二字未得允當國號不加大字不用再拜歲如增幣當還欽宗梓宮四州爲淮襄屏蔽不可與寧少豈肯不歸我田每遣使首當迎奉陵寢地彼必使人入國爲陵寢一決星華按此注語有舛誤據影宋本作大略謂如世稱口國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未得允當四州爲淮襄屏蔽不可與寧少增歲幣欽宗梓宮首當迎奉陵寢地彼必不可肯歸我宜因每遣使入國恭謁陵寢一次計六十九字語句似亦有殘脫因全錄之以備參核　注不可與國家影宋本國家作歸字應據改　注如與大遼之事先有定議影宋本事先二字作禮歲幣已四字　陳浚卿王十風影宋本十字下有朋陳良翰黃中龔茂良劉共十字應據增　注除簽樞同影宋本作除同簽樞應據改　持書人見影宋本見下有都字